

134

碧雞漫志

樂府雜錄
錄鬼簿
顧曲雜言

羯鼓錄
衡曲塵談

曲苑金集

古書流通處原本增校二十六種

曲

苑

六藝書局印行

增補曲苑金集

樂府雜錄

羯鼓錄

碧雞漫志

錄鬼簿

衡曲塵談

顧曲雜言

合 一 冊

定價 洋 四 角

六藝書局發行

序

余少時肄業于上海郵傳部高等專門學校。時適太倉唐蔚芝先生來長校。先生文宗桐城。古樸淵茂。爲一時所推崇。固以樂育英才。提倡國學爲職志者。旣治事。愍莘莘學子之維西學是鑽研。而視國學如糟粕。其甚者。且不能握管作一短文。則就星期之暇。別設國文補習一科。以爲補苴之地。余幸遭青眼。廁于特班。獲親炙先生之訓誨。不舞之鶴。亦儼然得列羊公階下矣。由是得間。時造先生之廬。而請益。間復以詩詞曲三者之訓迪爲請。時蓋未脫少年之狂態。喜作願曲之周郎。故私衷尤側重於曲。頗欲按譜製曲。播之管絃之間焉。先生則莊容詔之曰。汝亦知斯三者之異同乎。詩固須講平仄。詞則且論四聲。而曲之爲道尤難。于所謂陰陽之分。尖團之別外。復有南北流派之互異其趣。凡此均須先于音韻一道。三致意。非然者。恐終將望洋興嘆耳。矧余尤有言。文章之與斯三者。一猶樹之有幹。木

之有本。一則特其枝葉。今汝不致力于樹其幹。培其本。而亟亟焉徒求枝葉之紛披。又安可得乎。余乃悚然而退。惟自是厥後。于製曲之念。曾未少戢。則私取歷來論曲談曲之書。瀏覽之。顧東鱗西爪。既搜讀之未易。一知半解。又探索之無從。卒之兩鬢將斑。斯願迄未得償。亦大足慨已。今者正音學會同人。以本書相示。併索序于余。視之。則全書爲類。凡二十六都五十四卷。七十萬言。搜羅之廣。得未曾有。曲苑之稱。洵可當之而無愧。于是復觸起舊時之志願。竊欲俟其刊行之後。一取其書而畢讀之。進益之階。其或在是乎。因欣然書數語而歸之。併爲世之喜研究詞曲音樂戲劇者。一介紹焉。是爲序。

民國二十一年秋茗狂序于海上

增補曲苑總目錄

金集

碧雞漫志五卷 二十一葉

樂府雜錄一卷 八葉

羯鼓錄一卷 五葉

錄鬼簿校注二卷 二十葉

衡曲塵談一卷 三葉

顧曲雜言一卷 八葉

石集

南詞叙錄一卷 八葉

舊編南九宮一卷 九葉

十三調南宮音節譜一卷 九葉

宋 王晦叔

唐 段安節

唐 南 卓

元 鍾嗣成

明 騷隱居士

明 沈德符

明 徐文長

同上

同上

曲品三卷 十三葉

明 鬱籃生

新傳奇品一卷 十五葉

明 高 奕

曲目韻編二卷 二十七葉

董綬經

絲 集

曲律四卷 六十三葉

明 王驥德

曲律一卷 二葉

明 魏良輔

竹 集

雨村曲話二卷 十一葉

清 李調元

簾花居士曲話五卷 二十七葉

清 梁廷枏

詞餘叢話三卷 二十六葉

清 楊恩壽

曲談一卷 二十七葉

清 王季烈

匏 集

劇說六卷 六十九葉

清焦循

土集

唐宋大曲考一卷 二十三葉

清王國維

戲曲考原一卷 十三葉

同上

古劇脚色考一卷 九葉

同上

優語錄一卷 八葉

同上

錄曲餘談一卷 七葉

同上

革集

宋元戲曲考一卷 七十二葉

清王國維

木集

曲錄六卷 六十七葉

清王國維



碧雞漫志序

小溪 王灼 晦叔

乙丑冬予客寄成都之碧雞坊妙勝院自夏涉秋與王和先張齊望所居甚近皆有聲妓日置酒相樂予亦往來兩家不厭也嘗作詩云王家二瓊芙蕖妖張家阿倩海棠魄露香亭前占秋光紅雲鳥邊弄春色滿城錢癡買娉婷風捲畫樓絲竹聲誰似兩家喜看客新翻歌舞勸飛觥君不見東州鈍漢髮半縞日日醉踏碧雞三井道予每飲歸不敢徑臥客舍無與語因旁緣是日歌曲出所聞見仍考歷世習俗追思平時論說信筆以記積百十紙混羣書中不自收拾今秋開篋偶得之殘脫逸散僅存十七因次比增廣成五卷目曰碧雞漫志願將老矣方悔少年之非游心淡泊成此亦安用但一時醉墨未忍焚棄耳己巳三月既望覃思齋序



碧雞漫志卷第一

或問歌曲所起曰天地始分而人生焉人莫不有心此歌曲所以起也舜典曰詩言志歌和聲詩序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樂記曰詩言其志歌咏其聲舞蹈其容三者本于心然有心則有詩有詩則有歌有歌則有聲律有聲律則有樂歌永言卽詩也非于詩外求歌也今先定音節乃製詞從之倒置甚矣而士大夫又分詩與樂府作兩科古詩或名曰樂府謂詩之可歌也故樂府中有歌有謠有吟有引有行有曲今人于古樂府特指爲詩之流而以詞就音始名樂府非古也舜命夔教胄子詩歌聲律率有次第又語禹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其君臣庶歌九功南風卿雲之歌必聲律隨具古者采詩命太師爲樂章祭祀宴射鄉飲皆用之故曰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詩至于動天地感鬼神移風俗何也正謂播諸樂歌有此效耳然中世亦有因箏弦金石造歌以被之若漢文帝使慎夫人鼓瑟自倚瑟而歌漢魏作三調歌辭終非古法

古人初不定聲律因所感發爲歌而聲律從之唐虞禪代以來是也餘波至西漢末始絕西漢時今之所謂古樂府者漸興晉魏爲盛隋氏取漢以來樂器歌章古調併入清樂餘波至李唐始絕唐中葉雖有古



樂府而播在聲律則渺矣士大夫作者不過以詩一體自名耳蓋隋以來今之所謂曲子者漸興至唐稍盛今則繁聲淫奏殆不可數古歌變爲古樂府古樂府變爲今曲子其本一也後世風俗益不及古故相懸耳而世之士大夫亦多不知歌詞之變

子語魯太師樂知樂深矣魯太師者亦可語此耶古者歌工樂工皆非庸人故摯適齊于適楚繚適蔡缺適秦方叔入河武入漢襄陽入海孔子錄之八人中其一又見于家語孔子學琴于師襄子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爲官然能于琴今子于琴已習是也子貢問師乙賜宜何歌答曰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師乙賤工也學識乃至此又曰歌者上如抗下如墜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勾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歌之妙不越此矣今有過鈞容班教坊者問曰某宜何歌必曰汝宜唱田中行曹元寵小令

劉頂皆善作歌西漢諸帝如武宣類能之趙王幽死諸王負罪死臨絕之音曲折深迫廣川王通經好文辭爲諸姬作歌尤奇古而高祖之戚夫人燕王旦之容華夫人兩歌又不在諸王下一兩一作所蓋漢初古俗猶在也東京以來非無作者大概文采有餘性情不足高歡玉壁之役士卒死者七萬人漸憤發疾歸使斛律金作敕勒歌其辭略曰山蒼蒼天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歡自和之哀感流涕金不知書能

發揮自然之妙如此當時徐庾輩不能也吾謂西漢後獨救勒歌暨韓退之十琴操近古
荆軻入秦燕太子丹及賓客送至易水之上高漸離擊筑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涕淚又前爲歌曰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慷慨士皆瞋目髮上指冠軻本非聲律得名乃能變徵
換羽於立談間而當時左右聽者亦不憤憤也今人苦心造成一新聲便作幾許大知音矣
或問元次山補伏羲至商十代樂歌皮襲美補九夏歌是否曰名與義存二子補之無害或有其名而無
其義有其義而名不可強訓吾未保二子之全得也次山曰嗚呼樂聲自太古始百世之後盡亡古音樂
歌自太古始百世之後遂亡古辭次山知之晚也孔子之時三皇五帝樂歌已不及見在齊聞韶至三月
不知肉味戰國秦火古器與音辭亡缺無遺

漢時雅鄭參用而鄭爲多魏平荊州獲漢雅樂古曲音辭存者四曰鹿鳴騶虞伐檀文王而李延年之徒
以新聲被寵復改易音辭止存鹿鳴一曲晉初亦除之又漢代短簫鏡歌樂曲三國時存者有朱鷺艾如
張上之回戰城南巫山高將進酒之類凡二十二曲魏吳稱號始各改其十二曲晉與又盡改之獨元雲
鈞竿二曲名存而已漢代鼓舞三國時存者有殿前生桂樹等五曲其辭則亡漢代胡角摩訶兜勒一曲
張鷟得自西域李延年因之更造新聲二十八解魏晉時亦亡晉以來新曲頗衆隋初盡歸清樂至唐武
后時舊曲存者如白雪公莫舞巴渝白紵子夜團扇懊懷石城莫愁楊叛兒烏夜啼玉樹後庭花等止六

十三曲唐中葉聲辭存者又止三十七有聲無辭者七今不復見唐歌曲比前世益多聲行于今辭見于今者皆十之三四世代差近爾大抵先世樂府有其名者尙多其義存者十之三其始辭存者十不得一若其音則無傳勢使然也

石崇以明君曲教其妾綠珠曰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庭昔爲匣中玉今爲糞上英綠珠亦自作懊惱歌曰絲布澀難縫澀一作溼元伊侍孝武飲讌撫弦而歌怨詩曰爲君既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且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熊甫見王敦委任錢鳳將有異圖進說不納因告歸臨與敦別歌曰徂風颺起蓋山陵氛霧蔽日玉石焚往事既去可長歎可一作有念別惆悵會復難陳安死隴上歌之曰隴上壯士有陳安躬幹雖小腹中寬愛養將士同心肝驢驄文馬鐵鍛鞍文一作駿七尺大刀奮如湍一云匕及大刀奮無端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當前戰始三交失蛇矛棄我驢驄竄巖幽爲我外援而懸頭西流之水東流河一去不還奈子何奈子何一作復奈何劉曜聞而悲傷命樂府歌之晉以來歌曲見于史者蓋如是耳

唐時古意亦未全喪竹枝浪淘沙拋球樂楊柳枝乃詩中絕句而定爲歌曲故李太白清平調調三章皆絕句元白諸詩亦爲知音者協律作歌白樂天守杭元微之贈云休遣玲瓏唱我詩我詩多是別君辭注云樂人高玲瓏能歌歌予數十詩樂天亦醉戲諸妓云席上爭飛使君酒歌中多唱舍人詩又聞歌妓

唱前郡守戲郎中詩云已留舊政布中和又付新詩與豔歌元微之見人詠韓舍人新律詩戲贈云輕新便妓唱凝妙入僧禪沈亞之送人序云故友李賀善撰南北朝樂府古詞其所賦尤多怨鬱悽豔之句誠以蓋古排今使爲詞者莫得偶矣「得一作能」惜乎其中亦不備聲歌弦唱然唐史稱李賀樂府數十篇雲韶諸工皆合之弦筚又稱李益詩名與賀相掎每一篇成樂工爭以賂求取之被聲歌供奉天子又稱元微之詩往往播樂府舊史亦稱武元衡工五言詩好事者傳之往往被於筚弦又舊說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渙之詣旗亭飲梨園伶官亦招妓聚燕三人私約曰我輩擅詩名未定甲乙「定一作第」試觀諸伶謳詩分優劣一伶唱昌齡二絕句云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帆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奉帚平明金殿開強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一伶唱適絕句云開篋淚沾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雲居渙之曰佳妓所唱如非我詩終身不敢與子爭衡不然子等列拜牀下須臾妓唱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渙之擲檢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以此知李唐伶伎取當時名士詩句入歌曲蓋常俗也「俗一作事」蜀王衍召嘉王宗壽飲宣華苑命宮人李玉簫歌衍所撰宮詞云輝輝赫赫浮五雲宣華池上月華春月華如水映宮殿有酒不醉真癡人五代猶有此風今亡矣近世有取陶淵明歸去來李太白把酒問明月李長吉將進酒大蘇公赤壁前後賦協入聲律此暗合其美耳「一云此暗合孫吳耳」

元徵之序樂府古題云操引謠謳歌曲詞調八名起於郊祭軍賓吉凶苦樂之際在音聲者因聲以度詞審調以節唱句度長短之數聲韻平上之差莫不由之準度而又別其在琴瑟者爲操引採民眈者爲謳謠備曲度者總謂之歌曲詞調斯皆由樂以定詞非選詞以配樂也詩行詠吟題怨歎章篇九名皆屬事而作雖題號不同而悉謂之爲詩可也後之審樂者往往取其詞度爲歌曲蓋選詞以配樂非由樂以定詞也徵之分詩與樂府作兩科固不知事始又不知後世俗變凡十七名皆詩也詩即可歌可被之筦弦也元以八名者近樂府故謂由樂以定詞九名者本諸詩故謂選詞以配樂今樂府古題具在當時或由樂定詞或選詞配樂初無常法習俗之變安能齊一

古人善歌得名不擇男女戰國時男有秦青薛談王豹綿駒瓠梁女有韓娥漢高祖大風歌教沛中兒歌之武帝用事甘泉園丘使童男女七十人歌漢以來男有虞公發李延年朱願仙未子尙吳安泰韓發秀女有麗娟莫愁孫瑱陳左宋容華王金珠唐時男有陳不謙謙子意奴高玲瓏長孫元忠侯貴昌韋青李龜年米嘉榮李袞何戡田順郎何滿郝三寶黎可及柳恭女有穆氏方等念奴張紅紅張好好金谷里葉永新娘御史娘柳青娘謝阿蠻胡二姊寵姐盛小叢樊素唐有態李山奴任智方四女洞雲今人獨重女音不復問能否而士大夫所作歌詞亦尙婉媚古意盡矣政和閒李方叔在陽翟有攜善謳老翁過之者方叔戲作品令云唱歌須是玉人檀口皓齒冰膚意傳心事語嬌聲韻字如貫珠老翁雖是解歌無奈雪

鬢霜鬚大家且道是伊模樣怎如念奴方叔固是沈於習俗而語嬌聲顛那得字如貫珠不思甚矣
或問雅鄭所分曰中正則雅多哇則鄭至論也何謂中正凡陰陽之氣有中有正故音樂有正聲有中聲
二十四氣歲一周天而統以十二律中正之聲正聲得正氣中聲得中氣則可用中正用則平氣應故曰
中正以平之若乃得正氣而用中律得中氣而用正律律有短長氣有盛衰太過不及之弊起矣自揚子
雲之後惟魏漢津曉此東坡曰樂之所以不能致氣召和如古者不得中聲故也樂不得中聲者氣不當
律也東坡知有中聲蓋見孔子及伶州鳩之書恨未知正聲耳近梓潼雍嗣侯者作正笙訣琴數還相爲
宮解律呂逆順相生圖大概謂知音在識律審律在習數故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諸譜以律
通不過者率皆淫哇之聲嗣侯自言得律呂真數著說甚詳而不及中正
或曰古人因律作歌輸寫一時之意盡則止故歌無定句因其喜怒哀樂聲則不同故句無定聲今音
節皆有繫束而一字一拍不敢輒增損何與古相戾歟予曰皆是也今人固不及古而本之性情稽之度
數古今所尚各因其所重昔堯民亦擊壤歌先儒爲搏拊之說亦曰所以節樂樂之有拍非唐虞創始實
自然之度數也故明皇使黃幡綽寫拍板譜幡綽畫一耳於紙以進曰拍從耳出牛僧孺亦謂拍爲樂句
嘉祐間汴都三歲小兒在母懷飲乳聞曲皆撚手指作拍應之不差雖然古今所尚治體風俗各因其所
重不獨歌樂也古人豈無度數今人豈無性情用之各有輕重但今不及古耳今所行曲拍使古人復生

恐未能易

碧雞漫志卷第二

唐末五代文章之陋極矣獨樂章可喜雖乏高韻而一種奇巧各自立格不相沿襲在士大夫猶有可言若昭宗野烟生碧樹陌上行人去豈非作者諸國僭主中李重光王衍孟昶竊主錢俶習於富貴以歌酒自娛而莊宗同父與代北生長戎馬閒百戰之餘亦造語有思致國初平一字內法度禮樂澁復全盛而士大夫樂章頓衰於前日此尤可怪

唐昭宗以李茂正之故欲幸太原至渭北韓建迎奉歸華州上鬱鬱不樂時登城西齊雲樓眺望製菩薩蠻曲曰登樓遙望秦宮殿茫茫只見雙飛燕渭水一條流千山與萬丘野烟生碧樹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又曰飄飄且在三峯下秋風往往堪沾灑腸斷憶仙宮朦朧烟霧中思夢時時睡不語長如醉早晚是歸期穹蒼知不知

王荆公長短句不多合繩墨處自雍容奇特晏元獻公歐陽文忠公風流縵藉一時莫及而溫潤秀潔亦無其比東坡先生以文章餘事作詩溢而作詞曲高處出神入天平處尙臨鏡笑春不顧儕輩或曰長短句中詩也爲此論者乃是遭柳永野狐涎之毒詩與樂府同出豈當分異若從柳氏家法正自不分異耳晁無咎黃魯直皆學東坡韻製得七八黃晚年開放於狹邪故有少疎蕩處後來學東坡者葉少蘊蒲大

受亦得六七其才力比晁黃差劣蘇在庭石耆翁入東坡之門矣短氣踟步不能進也趙德麟李方叔皆東坡客其氣味殊不近趙婉而李俊各有所長晚年皆荒醉汝穎京洛閒時時出滑稽語賀方回周美成晏叔原僧仲殊各盡其才力自成一家賀周語意精新用心甚苦毛澤民黃載萬次之叔原如金陵王謝子弟秀氣勝韻得之天然將不可學仲殊次之殊之贍晏反不逮也張子野秦少游俊逸精妙少游屢因京洛故疎蕩之風不除陳無己所作數十首號曰語業妙處如其詩但用意太深有時僻澀陳去非徐師川蘇養直呂居仁韓子蒼朱希真陳子高洪覺範佳處亦各如其詩王輔道履道善作一種俊語其失在輕浮輔道誇捷敏故或有不縝密李漢老富麗而韻平平舒信道李元膺思致妍密要是波瀾小謝無逸字字求工不敢輒下一語如刻削通草人都無筋骨要是力不足然則獨無逸乎曰類多有之此最著者爾宗室中明發伯山久從汝洛名士游下筆有逸韻雖未能一一盡奇比國賢聖褒則過之王逐客才豪其新麗處與輕狂處皆足驚人沈公述李景元孔方平處度叔姪晁次膺万俟雅言皆有佳句就中雅言又絕出然六人者源流從柳氏來病於無韻雅言初自集分兩體曰雅詞曰側豔目之曰勝萱麗藻後召試入官以側豔體無賴太甚削去之再編成集分五體曰應制曰風月脂粉曰雪月風花曰脂粉才情曰雜頌周成目之曰大聲次膺亦閒作側豔田不伐才思與雅言抗行不聞有側豔田中行極能寫人意中事雜以鄙俚曲盡要妙當在万俟雅言之右然莊語輒不佳嘗執一扇書句其上云玉蝴蝶戀花心動語

人曰此聯三曲名也有能對者吾下拜北里狹邪開橫行者也宗室溫之次之長短句中作滑稽無賴語起於至和嘉祐之前猶未盛也熙豐元祐間兗州張山人以談諧獨步京師時出一兩解澤州孔三傳者首創諸宮調古傳士大夫皆能誦之元祐間王齊叟彥齡政和間曹組元寵皆能文每出長短句膾炙人口彥齡以滑稽語謔河朔組潦倒無成作紅窗迴及雜曲數百解聞者絕倒滑稽無賴之魁也寅緣遭遇官至防禦使同時有張袞臣者組之流亦供奉禁中號曲子張觀察其後祖述者益衆嬉戲汗賤古所未有組之子知閣門事勳字公顯亦能文嘗以家集刻板欲蓋父之惡近有旨下揚州毀其板云

柳耆卿樂章集世多愛賞該洽序事閒暇有首有尾亦閒出佳語又能擇聲律諧美者用之惟是淺近卑俗自成一體不知書者尤好之予嘗以比都下富兒雖脫村野而聲態可憎前輩云離騷寂寞千年後戚氏淒涼一曲終戚氏柳所作也柳何敢知世閒有離騷惟賀方回周美成時得之賀六州歌頭望湘人吳音子諸曲周大酺蘭陵王諸曲最奇崛或謂深勁乏韻此遭柳氏野狐涎吐不出者也歌曲自唐虞三代以前秦漢以後皆有造語險易則無定法今必以斜陽芳草淡煙細雨繩墨後來作者愚甚矣故曰不知書者尤好耆卿

長短句雖至本朝盛而前人自立與真情衰矣東坡先生非心醉於音律者偶爾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今少年妄謂東坡移詩律作長短句十有八九不學柳耆卿則學曹元寵雖

可笑亦毋用笑也

歐陽永叔所集歌詞自作者三之一耳其間他人數章羣小因指爲永叔起曖昧之謗

晏叔原歌詞初號樂府補亡自序曰往與二三忘名之士浮沈酒中病世之歌詞不足以析醒解愠試續南都諸賢作五七字語期以自娛不皆敍所懷亦兼寫一時盃酒閒聞見及同游者意中事嘗思感物之情古今不異竊謂篇中之意昔人定已不遺第今無傳耳故今所製通以補亡名之始時沈十二廉叔陳十君龍家有蓮鴻蘋雲工以清謳娛客每得一解卽以草授諸兒吾三人聽之爲一笑樂其大指如此叔原於悲歡合離寫衆作之所不能而嫌於夸故云昔人定已不遺第今無傳蓮鴻蘋雲皆篇中數見而世多不知爲兩家歌兒也其後目爲小山集黃魯直序之云嬉弄於樂府之餘寓以詩人句法清壯頓挫能動搖人心又云狹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其合者高唐洛神之流其下者不減桃葉團扇若乃妙年美士近知酒色之娛苦節靡儒晚悟裙裾之樂鼓之舞之使宴安酖毒而不悔則叔原之罪也哉叔原年未至乞身退居京城賜第不踐諸貴之門蔡京重九冬至日遣客求長短句欣然兩爲作鷓鴣天九日悲秋不到心鳳城歌管有新音風彫碧柳愁眉淡露染黃花笑靨深初過雁已聞砧綺羅叢裏勝登臨須教月戶纖纖玉細捧霞觴豔豔金曉日迎長歲歲同太平簫鼓閒歌鐘雲高未有前村雪梅小初開昨夜風羅幕翠錦筵紅釵頭羅勝寫宜冬從今屈指春期近莫使金樽對月空竟無一語及蔡者一案小山詞元序甫

部諸賢下有緒餘二字」

江南某氏者解音律時度曲周美成與有瓜葛每得一解卽爲製詞故周集中多新聲賀方回初在錢塘作青玉案魯直喜之賦絕句云解道江南斷腸句只今惟有賀方回賀集中如青玉案者甚衆大抵二公卓然自立不肯浪下筆予故謂語意精新用心甚苦

吾友黃載萬歌詞號樂府廣變風學富才瞻意深思遠直與唐名輩相角逐又輔以高明之韻未易求也吾每對之歎息誦東坡先生語曰彼嘗從事於此然後知其難不知者以爲苟然而已夏幾道序之曰惜乎語妙而多傷思窮而氣不舒賦才如此反齋其壽無乃情文之兆歟載萬所居齋前梅花一株甚盛因錄唐以來詞人才士之作凡數百首爲齋居之玩命曰梅苑其序引云呈妍月夕奪霜雪之鮮吐臭風晨聚椒蘭之酷情涯殆絕鑒賞斯在莫不抽毫髮彩比聲裁句召楚雲使與歌命燕玉以按節粧臺之篇賓筵之章可得而述焉樂府廣變風有賦梅花數曲亦自奇特「案梅苑序云莫不抽毫遺滯劈彩舒衷」蘭畹曲會孔寧極先生之子方平所集序引稱無爲莫知非其自作者稱魯逸仲皆方平隱名如子虛烏有亡是之類孔平日自號淵臯漁父與姪處度齊名李方叔詩酒侶也

崇寧間建太晟樂府周美成作提舉官而製撰官又有七万俟詠雅言元祐詩賦科老手也三舍法行不復進取放意歌酒自稱大梁詞隱每出一章信宿喧傳都下政和初召試補官真大晟樂府製撰之職新

廣八十四調惠譜弗傳雅言請以盛德大業及祥瑞事迹制詞實譜有旨依月用律月進一曲自此新譜稍傳時田爲不伐亦供職大樂衆謂樂府得人云

易安居士京東路提刑李格非文叔之女建康守趙明誠德甫之妻自少年便有詩名才力華贍逼近前輩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若本朝婦人當推詞采第一趙死再嫁某氏訟而離之晚節流蕩無歸作長短句能曲折盡人意輕巧尖新姿態百出閭巷荒淫之語肆意落筆自古搢紳之家能文婦女未見如此無顧籍也陳後主游宴使女學士狎客賦詩相贈答采其尤艷麗者被以新聲不過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等語李戡嘗痛元白詩纖豔不逞非莊士雅人多爲其破壞流於民間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媒語冬寒夏熱入人肌骨不可除去二公集尙存可考也元與白書自謂近世婦人暈淡眉目綰約頭髮衣服脩廣之度 配色澤尤劇怪豔因爲豔詩百餘首今集中不載元會真詩白夢游春詩所謂纖豔不逞淫言媒語止此耳溫飛卿號多作側辭豔曲其甚者合歡桃葉終堪恨裏許元來別有人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不知亦止此耳今之士大夫學曹組諸人鄙穢歌詞則爲豔麗如陳之女學士狎客爲纖豔不逞淫言媒語如元白爲側詞豔曲如溫飛卿皆不敢也其風至閨房婦女夸張筆墨無所羞畏殆不可使李戡見也

向伯恭用滿庭芳曲賦木屋約陳去非朱希真蘇養直同賦月窟蟾根雲巖分種者是也然三人皆用清

平樂初之去非云黃衫相倚翠葆層層底八月江南風日美弄影山腰水尾楚人未識孤妍離騷遺恨千
年無住庵中新事一枝喚起幽禪希真云人間花少菊小芙蓉老冷淡仙人偏得道買定西風一笑前身
元是江梅黃姑點破水肌只有暗香猶在飽參清似南枝養直云斷崖流水香度青林底元配騷人蘭與
芷不數春風桃李淮南叢桂小山詩翁合得躋攀身到十洲三島心游萬壑千巖後伯恭再賦木犀亦寄
清平樂贈韓環叔夏云吳頭楚尾踏破芒鞋底萬壑千巖秋色裏不奈惱人風味如今老我蘇林世間百
不關心獨喜愛香韓壽能來同醉花陰韓和云秋光如水釀作鵝黃蟻散入千巖佳樹裏惟許脩門人醉
輕鈿重上風鬢不禁月冷霜寒步障深沈歸去依然愁滿江山初劉原父亦於清平樂賦木犀云小山叢
桂最有人留意拂葉攀花無限思雨溼濃香滿袂別來過了秋光翠簾昨夜新霜多少月宮開地姮娥借
與微芳同一花一曲賦者六人必有第其高下者正宮白苧曲賦雪者世傳紫姑神作寫至追昔燕然畫
角寶鑰珊瑚是時丞相虛作銀城換得或問出處答云天上文字汝那得知末後句又恐東君暗遣花神
先到南國昨夜江梅漏泄春消息殊可喜也予舊同僚郝宗文嘗春初請紫姑神既降自稱蓬萊仙人玉
英書浪淘沙曲云塞上早春時暖律猶微柳舒金線拂回堤料得江鄉應更好開盡梅溪畫漏漸遲遲愁
損仙機幾回無語斂雙眉憑欄干十二日曲下樓西正宮下別是一條

沈公述爲韓魏公之客魏公在中山門人多有賜環之望沈秋日作霜葉飛詞云謾贏得相思甚了東君

早作歸來計便莫惜丹青手重與芳菲萬紅千翠爲魏公發也

賀方回石州慢予舊見其藁風色收寒雲影弄晴改作薄雨收寒斜照弄晴又冰垂玉筍向午滴瀝簷楹泥融消盡牆陰雪改作煙橫水際映帶幾點歸鴻東風消盡龍沙雪

宇文叔通久留金國不得歸立春日作迎春樂曲云寶幡綵勝堆金縷雙燕釵頭舞人閒耍識春來處天際雁江邊樹故國鶯花又誰主念憔悴幾年羈旅把酒祝東風吹取人歸去

周美成初在姑蘇與營妓岳七楚雲者游甚久後歸自京師首訪之則已從人矣明日飲於太守蔡糴子高坐中見其妹作點絳脣曲寄之云遶鶴西歸故鄉多少傷心事短書不寄魚浪空千里憑仗桃根說與相思意愁何際舊時衣袂猶有東風淚

何文縝在館閣時飲一貴人家侍兒惠柔者解帕子爲贈約牡丹開再集何甚屬意歸作虞美人曲曲中隱其名云分香帕子揉藍膩欲去殷勤惠重來直待牡丹時只恐花知知後故開遲案詞綜云重來約在牡丹時只恐花枝相如故開遲別來看盡閒桃李日日欄干倚催花無計問東風夢作一雙蝴蝶遶芳叢何書此曲與趙詠道自言其張本云

王齊叟彥齡元祐副樞嚴叟之弟任俊得聲初官太原作望江南數十曲嘲府縣同僚遂併及帥帥怒甚因衆入謁面責彥齡何敢爾豈恃兄貴謂吾不能劾治耶彥齡執手板頓首帥前曰居下位只恐被人譏

昨日只吟青玉案幾時曾做望江南試問馬都監帥不覺失笑衆亦匿笑去今別素質曲此事憑誰知證有樓前明月窗外花影者彥齡作也娶舒氏亦有詞翰婦翁武選彥齡事之素不謹因醉酒媿罵翁不能堪取女歸竟至離絕舒在父家一日行池上懷其夫作點絳脣曲云獨自臨流興來時把欄干憑舊愁新恨耗卻來時興鷺散魚潛煙斂風初定波心靜照人如鏡少個年時影

水調歌頭瑤草一何碧春入武陵溪溪上桃花無數花上有黃鸝世傳爲魯直于建炎初見石耆翁言此莫少虛作也莫此詞本始耆翁能道其詳予嘗見莫浣溪沙曲寶釧細裙上玉梯雲重應恨翠樓低愁同芳草南萋萋又云歸夢悠颺見未真繡衾恰有暗香薰五更分得楚臺春造語頗工晚年心醉富貴不復事文筆

古書亡逸固多存於世者亦恨不盡見李義山絕句云本來銀漢是紅牆隔得盧家白玉堂誰與王昌報消息盡知三十六鴛鴦而唐人使王昌事尤數世多不曉古樂府中可互見然亦不詳也一日相逢狹路閒道隘不容車如何兩少年挾轂問君家君家誠易知易知復難忘黃金爲君門白玉爲君堂堂上置樽酒使作邯鄲倡中庭生桂樹華燈何煌煌兄弟兩三人中子爲侍郎五日一來歸道上自生光黃金絡馬頭觀者滿路傍入門時左顧但見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一日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織綺十四採桑南陌頭十五嫁爲盧家婦十六生兒字阿侯盧家蘭室桂爲梁中有鸞

金蘇合香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文章珊瑚桂鏡爛生光平頭奴子提履箱人生富貴何所望恨不嫁與東家王以三章互考之卽知樂府前篇所謂白玉堂與鴛鴦七十二乃盧家然義山稱三十六者三十六雙卽七十二也又知樂府後篇所謂東家王卽王昌也余少年時戲作清平樂曲贈妓盧姓者云盧家白玉爲堂于飛多少鴛鴦縱使東牆隔斷莫愁應念王昌黃載萬亦有更漏子曲云憐宋玉許王昌東西鄰短牆予每戲謂人曰載萬似曾經界兩家來蓋宋玉好色賦稱東鄰之子卽宋玉爲西鄰也東家王卽東鄰也載萬用事如此之工世徒知石城有莫愁不知洛陽亦有之前輩言樂府兩莫愁正謂此也又韓致光詩何必苦勞魂與夢王昌祇在此牆東業唱歌者沈亞之目爲聲家又曰聲黨又曰貢聲中禁一案業唱歌聲者至此二十一字與上下文無涉似當析出別爲一條一李義山云王昌且在牆東住未必金堂得免嫌又云欲入盧家白玉堂新春催破舞衣裳對雪云又入盧家如玉堂陳無已作浣溪沙曲云暮葉朝花種種陳三秋作意問詩人安排雲雨要新清隨意且須追去馬輕衫從使著行塵晚窗誰念一愁新本是安排雲雨要清新以末後句新字韻遂倒作新清世言無已喜作莊語其弊生硬是也詞中暗帶陳三念一兩名亦有時不莊語乎

碧雞漫志卷第三

霓裳羽衣曲說者多異予斷之曰西涼創作明皇潤色又爲易美名其他飾以神怪者皆不足信也唐史

云河西節度使楊敬述獻凡十二遍白樂天和元微之霓裳羽衣曲歌云由來能事各有主楊氏創聲君造譜自注云開元中西涼節度使楊敬述造鄭愚案鄭愚當作鄭隅下同津陽門詩注亦稱西涼府都督楊敬述進予又攷唐史突厥傳開元開涼州都督楊敬述爲噉煌谷所敗白衣檢校涼州事樂天鄭愚之說是也劉夢得詩云開元天子萬事足惟惜當年光景促三鄉陌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仙心從此在瑤池三清八景相追隨天上忽乘白雲去世閒空有秋風詞李祐霓裳羽衣曲詩云開元太平時萬國賀豐歲梨園進舊曲玉座流新製鳳管迭參差霞裳競搖曳元微之法曲詩云明皇度曲多新態宛轉浸淫易沈著赤白桃李取花名霓裳羽衣號天樂劉詩謂明皇望女兒山持志求仙故退作此曲當時詩今無傳疑是西涼獻曲之後明皇三鄉眺望發興求仙因以名曲忽乘白雲去空有秋風詞譏其無成也李詩謂明皇厭梨園舊曲故有此新製元詩謂明皇作此曲多新態霓裳羽衣非人間服故號天樂然元指爲法曲而樂天亦云法曲法曲歌霓裳政和世理音洋洋開元之人樂且康又知其爲法曲一類也夫西涼既獻此曲而三人者又謂明皇製作予以是知爲西涼創作明皇潤色者也杜佑理道要訣云天寶十三載七月改諸樂名中使輔璆琳宣進旨旨一作止令于太常寺刊石內黃鐘商婆羅門曲改爲霓裳羽衣曲津陽門詩注葉法善引明皇入月宮聞樂歸笛寫其半會西涼都督楊敬述進婆羅門聲調膾合遂以月中所聞爲散序敬述所進爲其腔製霓裳羽衣月宮事荒誕惟西涼進婆羅門曲明皇潤

色又爲易美名最明白無疑異人錄云開元六皇上皇與申天師中秋夜同游月中見一大宮府榜曰廣寒清虛之府兵衛守門不得入天師引上皇躍超烟霧中下視玉城仙人道士乘雲駕鶴往來其間素娥十餘人舞笑于廣庭大樹下樂音嘈雜清麗上皇歸編律成音製霓裳羽衣曲逸史云羅公遠中秋侍明皇宮中翫月以拄杖向空擲之化爲銀橋與帝升橋寒氣侵人遂至月宮女仙數百素練霓衣舞于廣庭上問曲名曰霓裳羽衣上記其音歸作霓裳羽衣曲鹿革事類云八月望夜葉法善與明皇游月宮聆月中天樂問曲名曰紫雲回默記其聲歸傳之名曰霓裳羽衣此三家者皆誌明皇游月宮其一申天師同游初不得曲名其一羅公遠同游得今曲名其一葉法善同游得紫雲回曲名易之雖大同小異要皆荒誕無可稽據杜牧之華清宮詩月聞仙曲調霓作舞衣裳詩家搜奇入句非決然信之也又有甚者開元傳信記云帝夢游月宮聞樂聲記其曲名紫雲回楊妃外傳云上夢仙子十餘輩各執樂器御雲而下一人曰此曲神仙紫雲回今授陛下明皇雜錄及仙傳拾遺云明皇用葉法善術上元夜自上陽宮往西涼州觀燈以鐵如意質酒而還遣使取之不誣幽怪錄云開元正月望夜帝欲與葉天師觀廣陵俄虹橋起殿前師奏請行但無回願帝步上高力士樂官數十從頃之到廣陵士女仰望曰仙人現師請令樂官奏霓裳羽衣一曲乃回後廣陵奏上元夜仙人乘雲西來臨孝感寺奏霓裳羽衣曲而去上大悅唐人喜言開元天寶事而荒誕相凌奪如此將使誰信之予以是知其他飾以神怪者皆不足信也王建詩云弟子

歌中留一色聽風聽水作霓裳歐陽永叔詩話以不曉聽風聽水爲恨蔡絛詩話云出唐人西域記龜茲國王與臣庶知樂者于大山閒聽風水聲均節成音後翻入中國如伊州甘州涼州皆自龜茲致此說近之但不及霓裳予謂涼州定從西涼來若伊與甘自龜茲致而龜茲聽風水造諸曲皆未可知王建全章除亦未見但弟子歌中留一色恐是指梨園弟子則何豫于龜茲置之勿論可也按唐史及唐人諸集諸家小說楊太真進見之日奏此曲導之妃亦善此舞帝嘗以趙飛燕身輕成帝爲置七寶避風臺事戲妃一事一作偶曰爾則任吹多少妃曰霓裳一曲足掩前古而宮妓佩七寶瓔珞舞此曲曲終珠翠可掃故詩人云貴妃宛轉侍君側體弱不勝珠翠繁冬雪飄飄錦袍暖春風蕩漾霓裳翻又云朱閣沈沈夜未央碧雲仙曲舞霓裳一聲玉笛向空盡月滿驪山宮漏長又云霓裳一曲千峯上舞破中原始下來又云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又云世人莫重霓裳曲會致干戈是此中又云雲雨馬分其散後一分一作飛驪宮無復聽霓裳又云霓裳滿天月粉骨幾春風帝爲太上皇就養南宮遷于西宮梨園弟子玉瑄發音聞此曲一聲則天顏不怡左右獻歎其後憲宗時每大宴閒作此舞文宗時詔太常卿馮定采開元雅樂製雲韶雅樂及霓裳羽衣曲此時四方大都邑及士大夫家已多按習而文宗乃令馮定製舞曲者疑曲存而舞節非舊故就加整頓焉李後主作昭惠后誄云霓裳羽衣曲綿茲喪亂世罕聞者獲其舊譜殘缺頗甚暇日與后詳定去彼淫繁定其缺墜按馬令南唐書昭惠后傳載後主誄云霓裳舊

曲韜音滄世失味齊音猶傷孔氏故國遺聲忍乎湮墜我稽其美爾揚其秘程度餘律重新雅製云云灼所引似是詠後注文今失傳云「蓋唐末始不全」始一作殆「蜀檮杌稱三月上巳王衍宴怡神亭衍自執板唱霓裳羽衣後庭花思越人曲決非開元全章洞微志稱五代時齊州章丘北村任六郎愛讀道書好湯餅得犯天麥毒疾多唱異曲八月望夜待月私第六郎執板大謔一曲有水鳥野雀數百集其舍屋傾聽自適曰此卽昔人霓裳羽衣者衆請于何得笑而不答既得之邪疾使此聲果傳亦未足信按明皇改婆羅門爲霓裳羽衣屬黃鍾商云時號越調卽今之越調是也白樂天嵩陽觀夜奏霓裳詩云開元遺曲自淒涼况近秋天調是商又知其爲黃鍾商無疑歐陽永叔云人閒有瀛府獻仙音二曲此其遺聲瀛府屬黃鍾宮獻仙音屬小石調了不相干永叔知霓裳羽衣爲法曲而瀛府獻仙音爲法曲中遺聲今合兩個宮調作霓裳羽衣一曲遺聲亦太疏矣筆談云蒲中逍遙樓楣上有唐人橫書類梵字相傳是霓裳譜字訓不通莫知是非或謂今燕部有獻仙音曲乃其遺聲然霓裳本謂之道調曲獻仙音乃小石調爾又嘉祐雜志云同州樂工翻河中黃幡綽霓裳譜鈞容樂工程士守「元本作士守程下同今依錢校」以爲非是別依法曲造成教坊伶人花日新見之題其後云法曲雖精莫近望瀛予謂筆談知獻仙曲非是乃指爲道調法曲則無所著見獨理道要訣所載係當時朝旨可信不誣雜志謂同州樂工翻河中黃幡綽譜雖不載何宮調安知非逍遙樓楣上橫書耶今并程士守譜皆不傳樂天和元微之霓裳羽衣

曲歌云磬簫箏笛遞相攙擊擘彈吹聲遞迤注云凡法曲之初衆樂不齊惟金石絲竹次第發聲霓裳序初亦復如此又云散序六奏未動衣陽臺宿雲慵不飛中序擘騷初入拍秋竹竿裂春冰折注云散序六遍無拍故不舞中序始有拍亦名拍序又云繁音急節十二遍跳珠撼玉何鏗鏘翔鸞舞了卻收翅喚鶴曲終長引聲注云霓裳十二遍而曲終凡曲將終皆聲拍促速惟霓裳之末長引一聲筆談云霓裳曲凡十二疊前六疊無拍至第七疊方謂之疊遍自此始有拍而舞筆談沈存中撰沈指霓裳羽衣爲道調法曲則是未嘗見舊譜今所云豈亦得之樂天乎世有般涉調拂霓裳曲因石曼卿取作傳踏述開元天寶舊事曼卿云本是月宮之音翻作人間之曲近夔帥曾端伯增損其辭爲勾遣隊口號亦云開寶遺音蓋二公不知此曲自屬黃鍾商而拂霓裳則般涉調也宣和初普府守山東人王平詞學華贍自言得夷則商霓裳羽衣譜取陳鴻白樂天長恨歌傳并樂天寄元微之霓裳羽衣曲歌又雜取唐人小詩長句及明皇太真事終以徵之連昌宮詞補綴成曲刻板流傳曲十一段起第四遍第五遍第六遍正攔入破虛催袞寶催袞歌拍殺袞音律節奏與白氏歌注大異則知唐曲今世決不復見亦可恨也又唐史稱客有以按樂圖示王維者無題識維徐曰此霓裳第三疊最初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予嘗笑之霓裳第一至第六疊無拍者皆散序故也類音家所行大品安得有拍樂圖必作舞女而霓裳散序六疊以無拍故不舞又畫師于樂器上或吹或彈止能畫一個字諸曲皆有此一字豈獨霓裳唐孔緯拜官教坊優伶求

利市緯呼使前索其笛指竅問曰何者是浣溪沙孔籠子諸伶大笑此與畫圖上定曲名何異「普府一作普州錢校晉府」涼州曲唐史及傳載稱天寶樂曲皆以邊地爲名若涼州伊州甘州之類曲遍聲繁名入破又詔道調法曲與胡部新聲合作明年安祿山反涼伊甘皆陷土蕃史及開元傳信記亦云西涼州獻此曲寧王憲曰音始于宮散于商成于角祉羽斯曲也宮離而不屬商亂而加暴君擊逼下臣僭犯上臣恐一日有播遷之禍及安史之亂世頗思憲審音而楊妃外傳乃謂上皇居南內夜與妃侍者紅桃歌妃所製涼州詞上因廣其曲今流傳者益加明皇雜錄亦云上初自巴蜀回夜來乘月登樓命妃侍者紅桃歌涼州即妃所製上親御玉笛爲倚樓曲曲罷無不感泣因廣其曲傳于人聞予謂皆非也涼州在天寶時已盛行上皇巴蜀回居南內乃肅宗時那得始廣此曲或曰因妃所製詞而廣其曲者亦詞也則流傳者益加豈亦詞乎舊史及諸家小說謂妃善舞遂曉音律不稱善製詞今妃外傳及明皇雜錄所云夸誕無實獨帝御玉笛爲倚樓曲因廣之流傳人間似可信但非涼州耳唐史又云其聲本宮調今涼州見于世者凡七宮曲曰黃鍾宮道調宮無射宮中呂宮南呂宮仙呂宮高宮不知西涼所獻何宮也然七曲中知其三是唐曲黃鍾道調高宮者是也脛說云西涼州本在正宮正元初康崑崙翻入琵琶玉宸宮調初進在玉宸殿故以命名合衆樂即黃鍾也予謂黃鍾即俗呼正宮崑崙豈能捨正宮外別製黃鍾涼州乎因玉宸殿奏琵琶就易美名此樂工夸大之常態而脛說便謂翻入琵琶玉宸宮調新史雖取其說

止云康崑崙寓其聲于琵琶奏于玉宸殿因號玉宸宮調合諸樂則用黃鍾宮得之矣張祐詩云春風南
內百花時道調涼州急遍吹揚手便拈金梳舞上皇驚笑悖拏兒又幽閒鼓吹云元載子伯和勢傾中外
福州觀察使寄樂妓數十人使者半歲不得通窺伺門下有琵琶康崑崙出入乃厚遺求通伯和一試盡
付崑崙段和上者自製道調涼州崑崙求譜不許以樂之半爲贈乃傳據張祐詩上皇時已有此曲而幽
閒鼓吹謂段師自製未知孰是白樂天秋夜聽高調涼州詩云樓上金風聲漸緊月中銀字韻初調促張
弦柱吹高管一曲涼州入沉寥大呂宮俗呼高宮其商爲高大石其羽爲高般涉所謂高調乃高宮也史
及脞說又云涼州有大遍小遍非也凡大曲有散序鞞排遍顛正顛入破虛催實催袞遍歇指殺袞一
本實催下云滾拍遍歇殺滾一始成一曲此謂大遍而涼州排遍予曾見一本有二十四段後世就大曲
製詞者類從簡省而管弦家又不肯從首至尾吹彈甚者學不能盡元微之詩云逡巡大遍梁州徹又云
梁州大遍最豪嘈及脞說謂有大遍小遍其誤識此乎

伊州見于世者凡七商曲大石調高大石調雙調小石調歇指調一指一作拍一林鍾商越調第不知天
寶所製七商中何調耳王建宮詞云側商調裏唱伊州林鍾商今夷則商也管色譜以凡字殺若側商即
借尺字殺一即一作則一案姜夔琴曲側商調序云琴七弦散聲具宮商角徵羽者爲正弄慢角清商宮
調慢宮黃鍾調是也加變宮變徵爲散聲者曰側弄側楚側蜀側商是也側商之調久亡唐人詩云側商

調裏唱伊州予以此語尋之伊州大食調黃鐘律法之商乃以慢角轉弦取變宮變徵散聲此調甚流美也蓋慢角乃黃鐘之正側商乃黃鐘之側它言側者同此然非三代之聲乃漢燕樂爾據此則林鍾商當作黃鐘商又夔越九歌內側商調亦註云黃鐘商

甘州世不見今仙呂調有曲破有八聲慢有令而中呂調有象甘州八聲「象一作蒙下同」他宮調不見也凡大曲就本宮調制引序慢近令「制一作轉」蓋度曲者常態「常一作斂」若象甘州八聲即是用其法于中呂調此例甚廣僞蜀毛文錫有甘州遍顧瓊李珣有倒排甘州願瓊又有甘州子皆不著宮調

胡渭州明皇雜錄云開元中樂工李龜年兄弟三人皆有才學盛名彭年善舞鶴年龜年能歌製渭州曲特承顧遇於東都大起第宅僭侈之制踰於公侯唐史吐蕃傳亦云奏涼州胡渭錄要雜曲今小石調胡渭州是也然世所行伊州胡渭州六么皆非大遍全曲「案姜夔醉吟商詞序胡渭州作湖渭州」

六么一名綠腰一名樂世一名錄要元微之琵琶歌云綠腰散序多攏撚又云管兒還爲彈綠腰綠腰依舊聲迢迢又云逡巡彈得六么徹霜刀破竹無殘節沈亞之歌者葉記云合韻奏綠腰又志盧金蘭墓云爲綠腰玉樹之舞唐史吐蕃傳云奏涼州胡渭錄要雜曲段安節琵琶錄云綠腰本錄要也樂工進曲上令錄其要者白樂天楊柳枝詞云六么水調家家唱白雪梅花處處吹又聽歌六絕句內樂世一篇云管

急弦繁拍漸稠綠腰宛轉曲終頭誠知樂世聲樂老病人聽未免愁一人聽一作殘軀注云樂世一名六么王建宮詞云琵琶先抹六么頭故知唐人以腰作么者惟樂天與王建耳或云此曲拍無過六字者故曰六么至樂天又獨謂之樂世他書不見也青箱雜記云曲有錄要者錄霓裳羽衣曲之要拍霓裳羽衣曲乃宮調與此曲了不相關士大夫論議嘗患講之未詳卒然而發事與理交違幸有證之者不過如聚訟耳若無人攻擊後世隨以憤憤或遺禍于天下樂曲不足道也琵琶錄又云正元中康崑崙琵琶第一手兩市樓抵闕聲樂崑崙登東綵樓彈新翻羽調綠腰必謂無敵曲罷西市樓上出一女郎抱樂器云我亦彈此曲兼移在楓香調中下撥聲如雷絕妙入神崑崙拜請爲師女郎更衣出乃僧善本俗姓段今六么行于世者四曰黃鍾羽即俗呼般涉調曰夾鍾羽即俗呼中呂調曰林鍾羽即俗呼高平調曰夷則羽即俗呼仙呂調皆羽調也崑崙所謂新翻今四曲中一類乎或他羽調乎是未可知也段師所謂楓香調無所著見今四曲中一類乎或他調乎亦未可知也歐陽永叔云貪看六么花十八此曲內一疊名花十八前後十八拍又四花拍共二十二拍樂家者流所謂花拍蓋非其正也曲節抑揚可喜舞亦隨之而舞築球六么至花十八益奇

碧雞漫志卷第四

蘭陵王北齊史及隋唐嘉話稱齊文襄之子長恭封蘭陵王與周師戰嘗著假面對敵擊周師金墉城下

勇冠三軍武士共歌謠之曰蘭陵王入陣曲今越調蘭陵王凡三段二十四拍或曰遺聲也此曲聲犯正宮管色用大凡字大一字勾字故亦名大犯又有大石調蘭陵王慢殊非舊曲周齊之際未有前後十六拍慢曲子耳

虞美人脛說稱起于項籍虞兮之歌予謂後世以此命名可也曲起于當時非也曾子宣夫人魏氏作虞美人草行有云三軍散盡旌旗倒玉帳佳人坐中老香魂夜逐劍光飛青血化爲原上草芳菲寂寞寄寒枝『菲一作心』舊曲開來似斂眉又云當時遺事久成空慷慨尊前爲誰舞亦有就曲誌其事者世以爲工其詞云帳前草草軍情變月下旌旗亂擬衣推枕愴離情遠風吹下楚歌聲正三更撫騅欲上重相顧鬪態花無主手中蓮鐔凜秋霜九泉歸去是仙鄉恨茫茫黃載萬追和之壓倒前輩矣其詞云世間離恨何時了不爲英雄少楚歌聲起伯圖休一似

水東流『案錢校本霸圖休下元缺九字別本有一似水東流五字今依詞譜一似下仍空四字庶與調合更俟善本校補』葛荒葵老蕪城暮『一本云葛葛荒葵城隴暮平仄與調不合似誤』玉貌知何處至今芳草解婆婆只有當年魂魄未消磨『年一作時』按益州草木記雅州名山縣出虞美人草如雞冠花葉兩兩相對爲唱虞美人曲應拍而舞他曲則否賈氏談錄褒斜山谷中有虞美人草狀如雞冠大葉相對或唱虞美人則兩葉如人拊掌之狀頗中節拍酉陽雜俎云舞草出雅州獨莖三葉葉如決明一葉在莖端兩葉居莖之半相對人或近之歌及

抵掌謳曲葉動如舞益部方物圖贊改虞作娛云今世所傳虞美人曲下音俚調非楚虞姬作意其草織柔爲歌氣所動故其莖至小者或若動搖美人以爲娛耳筆談云高郵桑景舒性知音舊聞虞美人草進人唱虞美人曲枝葉皆動他曲不然試之如所傳詳其曲皆吳音也他日取琴試用吳音製一曲對草鼓之枝葉亦動乃目曰虞美人操其聲調與舊曲始末不相近而草輒應之者律法同管也今盛行江湖間人亦莫知其如何爲吳音東齋記事云虞美人草唱他曲亦動傳者過矣予攷六家說各有異同方物圖贊最穿鑿無所稽據舊曲固非虞姬作若便謂下音俚調嗜其甚矣亦聞蜀中數處有此草予皆未之見恐種族異則所感歌亦異然舊曲三其一屬中呂調其一中呂宮近世轉入黃鍾宮此草應拍而舞應舊曲乎新曲乎桑氏吳音合舊曲乎新曲乎恨無可問者又不知吳草與蜀產有無同類也一本云有異同否耶

安公子通典及樂府雜錄稱煬帝將幸江都樂工王令言者妙達音律其子彈胡琵琶作安公子曲令言驚問那得此對曰宮中新翻令言流涕曰慎毋從行宮君也宮聲往而不返大駕不復回矣據理道要訣唐時安公子在太簇角今已不傳其見于世者中呂調有近般涉調有令然尾聲皆無所歸宿亦異矣水調歌理道要訣所載唐樂曲南呂商時號水調予數見唐人說水調各有不同予因疑水調非曲名乃俗呼音調之異名今決矣按隋唐嘉話煬帝鑿汴河自製水調歌即是水調中製歌也一本云非水調

中製歌也。世以今曲水調歌爲煬帝自製今曲。迺中呂調而唐所謂南呂商則今俗呼中管林鍾商也。陸說云水調河傳煬帝將幸江都時所製聲韻悲切帝喜之樂工王令言謂其弟子曰不返矣水調河傳但有去聲此說與安公子事相類蓋水調中河傳也。明皇雜錄云祿山犯順順一作闕議欲遷幸帝置酒樓上命作樂有進水調歌者曰山川滿目淚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飛上問誰爲此曲曰李嶠上曰真才子不終飲而罷此水調中一句七字曲也。白樂天聽水調詩云五言一遍最殷勤調少情多似有因不會當時翻曲意此聲腸斷爲何人陸說亦云水調第五遍五言調聲最愁苦此水調中一句五字曲又有多遍似是大曲也。樂天詩又云時唱一聲新水調謾人道是採菱歌此水調中新腔也。南唐近事云元宗留心內寵宴私擊鞠無虛日嘗命樂工楊花飛奏水調詞進酒花飛惟唱南朝天子好風流一句如是數四上悟覆杯賜金帛此又一句七字然旣曰命奏水調詞則是令楊花飛水調中撰詞也。外史檣杪云王衍泛舟巡閱中舟子皆衣錦繡自製水調銀漢曲自製上一有偶字。此水調中製銀漢曲也。今世所唱中呂調水調歌迺是以俗呼音調異名者名曲雖首尾亦各有五言兩句決非樂天所聞之曲。河傳唐詞存者二其一屬南呂宮凡前段平韻後仄韻其一乃今怨王孫曲屬無射宮以此知煬帝所製河傳不傳已久然歐陽永叔所集詞內河傳附越調亦怨王孫曲今世河傳乃仙呂調皆令也。

萬歲樂唐史云明皇分樂爲二部堂下立奏謂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謂之坐部伎坐部伎六曲而鳥歌萬歲樂居其四鳥歌者武后作也有鳥能人言萬歲因以製樂通曲云鳥歌萬歲樂武太后所造時宮中養鳥能人言嘗稱萬歲爲樂以象之舞三人衣緋大袖並畫鸚鵡冠作鳥象又云今嶺南有鳥似鸚鵡能言名吉了『音料』異哉武后也其爲昭儀至篡奪殺一后一妃而殺王侯將相中外士大夫不可勝計凶忍之極又殺諸武僅有免者又最甚則親生四子殺其二廢徙其一獨睿宗危得脫視他人性命如糞草至聞鳥歌萬歲乃欲集慶厥躬改年號永昌又因二齒生改號長壽又號延載又號天冊萬歲又號萬歲通天又號長安自昔紀號祈祝未有如后之甚者在衆人則欲速死在一身則欲長久『一身一作己身』世無是理也按理道要訣唐時太簇商樂曲有萬歲樂或曰即鳥歌萬歲樂也又舊唐史元和八年十月汴州劉宏撰聖朝萬歲樂譜三百首以進今黃鍾宮亦有萬歲樂不知起前曲或後曲

夜半樂唐史云民間以明皇自澠州還京師夜半舉兵誅韋皇后製夜半樂還京樂二曲樂府雜錄云明皇自澠州入平內雞半夜斬長樂門關領兵入宮後撰夜半樂曲今黃鍾宮有三臺夜半樂中呂調有慢有近拍有序不知何者爲正

何滿子白樂天詩云世傳滿子是人名臨就刑時曲成始一曲四詞歌入疊從頭便是斷腸聲自注云開元中滄州歌者姓名臨刑進此曲以贖死上竟不免元微之何滿子歌云何滿能歌聲宛轉天寶年中世

稱罕嬰刑繫在囹圄開下調哀音歌憤蕙梨園弟子奏元宗一唱承恩羈網綏便將何滿爲曲名御府親題樂府纂甚矣帝王不可妄有嗜好也明皇喜音律而罪人遂欲進曲贖死然元白平生交友聞見率同獨紀此事少異盧氏雜說云甘露事後文宗使殿觀牡丹誦舒元輿牡丹賦歎息泣下命樂適情宮人沈翹翹舞何滿子詞云浮雲蔽白日上曰汝知書耶乃賜金臂環又薛逢何滿子詞云繫馬宮槐老持杯店菊黃故交今不見流恨滿川光五字四句樂天所謂一曲四詞庶幾是也歌八疊疑有和聲如漁父小秦王之類今詞屬雙調兩段各六句內五句各六字一句七字五代時尹鶉李珣亦同此其他諸公所作往往只一段而六句各六字皆無復有五字者字句既異即知非舊曲樂府雜錄云靈武刺史李靈曜置酒坐客姓賂唱何滿子皆稱妙絕白秀才者曰家有聲妓歌此曲音調不同召至令歌發聲清越殆非常音賂遽問曰莫是宮中胡二子否妓熟視曰君豈梨園賂供奉邪相對泣下皆明皇時人也張祐作孟才人歎云偶因歌態詠嬌嚔傳唱宮中十二春卻爲一聲何滿子下泉須弔孟才人其序稱武宗疾篤孟才人以歌笙獲寵者密侍左右上目之曰吾當不諱爾何爲哉指笙囊泣曰請以此就絃上惘然復曰妾嘗識歌願對上歌一曲以澄憤許之乃歌一聲何滿子氣亟立殞上令醫候之曰脈尚溫而腸已絕一云肌尚溫而腸已斷上崩將徙柩舉之愈重議者曰非俟才人乎命其槨至乃舉僞蜀孫光憲何滿子一章云冠劍不隨君去江河還共恩深似爲孟才人發祐又有宮詞云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何滿子

雙淚落君前其詳不可得而聞也

凌波神開元天寶遺事云帝在東都夢一女子高髻廣裳拜而言曰妾凌波池中龍女久護宮苑陛下知音乞賜一曲帝爲作凌波曲奏之池上神出波開楊妃外傳云上夢豔女梳交心髻大袖寬衣曰妾是陛下凌波池中龍女衛宮護駕實有功陛下洞曉鈞天之音乞賜一曲夢中爲鼓胡琴作凌波曲後于凌波池奏新曲池中波濤湧起有神女出池心乃夢中所見女子因立廟池上歲祀之明皇雜錄云女伶謝阿蠻善舞凌波曲出入宮中及諸姨宅妃子待之甚厚賜以金粟妝臂環按理道要訣天寶諸樂曲名有凌波神二曲其一在林鍾宮云時號道調宮然今之林鍾宮即時號南呂宮而道調宮即古之仲呂宮也其一在南呂商云時號水調今南呂商則俗呼中管林鍾商也皆不傳予問諸樂工云舊見凌波曲譜不記何宮調也世傳用之歌吹而招來鬼神因是久廢豈以龍女見形之故相承爲能招來鬼神乎

荔枝香唐史禮樂志云帝幸驪山楊貴妃生日命小部張樂長生殿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枝因名曰荔枝香脛說云太真妃好食荔枝每歲忠州置急遞上進五日至都天寶四年夏荔枝滋甚比開籠時香滿一室供奉李龜年撰此曲進之宣賜甚厚楊妃外傳云明皇在驪山命小部音樂于長生殿奏新曲「音聲一作張樂」未有名會南海進荔枝因名荔枝香三說雖小異要是明皇時曲然史及楊妃外傳皆謂帝在驪山故杜牧之華清絕句云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道

荔枝來遯齋閒覽非之曰明皇每歲十月幸驪山至春乃還未嘗用六月詞意雖美「美一作好」而失事實予觀小杜華清長篇又有塵埃羯鼓索片段荔枝管之語其後歐陽永叔詞亦云「從魂散馬嵬閒只有紅塵無驛使滿眼驪山唐史既出永叔宜此詞亦爾也今歌指大石兩調「歌指一作歌拍」皆有近拍不知何者爲本曲阿濫堆中朝故事云驪山多飛禽名阿濫堆明皇御玉笛採其聲翻爲曲子名左右皆傳唱之播于遠近人競以笛效吹故張祐詩云紅樹蕭蕭閣半開玉皇曾幸此宮來「宮一作閒」至今風俗驪山下村笛猶吹阿濫堆賀方回朝天子曲云待月上潮平波濤濤塞管孤吹新阿濫即謂阿濫堆江湖閒尙有此聲予未之聞也嘗以問老樂工云屬夾鍾商按理道要訣天寶諸樂名堆作埶屬黃鍾羽夾鍾商俗呼雙調而黃鍾羽則俗呼般涉調然理道要訣稱黃鍾羽時號黃鍾商調皆不可曉也

碧雞漫志卷第五

念奴嬌元微之連昌宮詞云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烟宮樹綠夜半月高弦索鳴賀老琵琶定場屋力士傳呼覓念奴念奴潛伴諸郎宿須臾覓得又連催特敕街中許然燭春嬌滿眼淚紅綃掠削雲鬢旋裝束飛上九天歌一聲二十五郎吹管逐自注云念奴天寶中名倡善歌每歲樓下酺宴萬衆喧溢嚴安之韋黃裳輩開易不能禁衆樂爲之罷奏明皇遣高力士大呼樓上曰欲遣念奴唱歌那二十五郎吹小管逐「那元本作仰今從元氏長慶集校改」看人能聽否皆惛然奉詔然明皇不欲奪俠游之盛未嘗置

在宮禁歲幸溫湯時巡東洛有司潛遣從行而已開元天寶遺事云念奴有色善歌宮伎中第一帝嘗曰此女眼色媚人又云念奴每執板當席聲出朝霞之上今大石詞念奴嬌世以爲天寶間所製曲予因疑之然唐中葉漸有今體慢曲子而近世有填連昌詞入此曲者後復轉此曲入道調宮又轉入高宮大石調

雨淋鈴明皇雜錄及楊妃外傳云帝幸蜀初入斜谷霖雨彌旬一旬一作日棧道中聞鈴聲帝方悼念貴妃採其聲爲雨淋鈴曲以寄恨時梨園弟子惟張野狐一人善筆箏一筆一作箏因吹之遂傳于世予考史及諸家說明皇自陳倉入散關出河池初不由斜谷路今劍州梓桐縣地名上亭有古今詩刻記明皇聞鈴之地庶幾是也羅隱詩云細雨霏微宿上亭雨中因感雨淋鈴貴爲天子猶魂斷窮著荷衣好涕零劍水多端何處去巴猿無賴不堪聽少年辛苦今飄蕩空媿先生教聚螢一空一作深一傳明皇宿上亭雨中聞牛鐸聲恨然而起問黃幡綽鈴作何語曰謂陛下特郎當特郎當俗稱不整治也明皇一笑遂作此曲楊妃外傳又載上皇還京後復幸華清從官嬪御多非舊人於望京樓下命張野狐奏雨淋鈴曲上四顧悽然自是聖懷耿耿但吟刻木牽絲作老翁雞皮鶴髮與真同須臾弄罷寂無事還似人生一世中杜牧之詩云零葉翻紅萬樹霜玉蓮開藥煖泉香行雲不下朝元閣一曲淋鈴淚數行張祐詩云雨淋鈴夜卻歸秦猶是張徽一曲新長說上皇和淚教月明南內更無人張徽即張野狐也或謂祐詩言

上皇出蜀時曲與明皇雜錄楊妃外傳不同祐意明皇入蜀時作此曲至雨淋鈴夜卻又歸秦猶是張野
狐向來新曲非異說也元微之琵琶歌云淚垂捍撥朱弦溼冰泉鳴咽流鶯澀因茲彈作雨淋鈴風雨蕭
條鬼神泣今雙調雨淋鈴慢頗極哀怨真本曲遺聲

清平樂松窗錄云開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藥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繁開上乘照夜白太真妃以步輦從
李龜年手捧檀板押衆樂前將欲歌之上曰焉用舊詞爲命龜年宣翰林學士李白立進清平調詞三章
白承詔賦詞龜年以進上命梨園弟子約格調撫絲竹促龜年歌太真妃笑領歌意甚厚張君房臆說指
此爲清平樂曲按明皇宣白進清平調詞乃是令白于清平調中製詞蓋古樂取聲律高下合爲三曰清
調平調側調此之謂三調明皇止令就擇上兩調偶不樂側調故也況白詞七字絕句與今曲不類而尊
前集亦載此三絕句止目曰清平詞然唐人不深攷妄指此三絕句耳此曲在越調唐至今盛行今世又
有黃鍾宮黃鍾商兩音者歐陽炯稱白有應制清平樂四首往往是也

春光好羯鼓錄云明皇尤愛羯間玉笛云八音之領袖時春雨始晴景色明麗帝曰對此豈可不與他判
斷命取羯鼓臨軒縱擊曲名春光好回顧柳杏皆已微坼上曰此一事不喚我作天工可乎今夾鍾宮春
光好唐以來多有此曲或曰夾鍾宮屬二月之律明皇依月用律故能判斷如神予曰二月柳杏坼久矣
此必正月用二月律催之也春光好近世或易名愁倚闌

菩薩蠻南部新書及杜陽編云大中初女蠻國入貢危髻金冠纓絡被體號菩薩蠻隊遂製此曲當時倡優李可及作菩薩蠻隊舞文士亦往往聲其詞大中適宣宗紀號也北夢瑣言云宣宗愛唱菩薩蠻詞令狐相臣假溫飛卿新撰密進之戒以勿泄而遽言於人由是疎之溫詞十四首載花間集今曲是也李可及所製蓋止此則其舞隊不過如近世傳踏之類耳

望江南樂府雜錄云李衛公爲亡妓謝秋娘撰望江南亦名夢江南白樂天作憶江南三首第一江南好第二第三江南憶自注云此曲亦名謝秋娘每首五句子考此曲自唐至今皆南呂宮字句亦同止是今曲兩段蓋近世曲子無單遍者然衛公爲謝秋娘作此曲已出兩名樂天又名以憶江南又名以謝秋娘近世又取樂天首句名以江南好予嘗歎世間有改易錯亂誤人者是也

文淑子盧氏雜說云文宗善吹小管僧文淑爲入內大德得罪流之弟子收拾院中籍入家具猶作師講聲上採其聲製曲曰文淑子予考資治通鑑敬宗寶曆二年六月己卯幸興福寺觀沙門文淑俗講敬文相繼年祀極近豈有二文淑哉至所謂俗講則不可曉意此僧以俗談侮聖言誘聚羣小至使人主臨觀爲一笑之樂死尙晚也今黃鍾宮大石調林鍾商歇指調『指一作拍』皆有十拍令未知孰是而淑字或誤作序并緒

鹽角兒嘉祐雜誌云梅聖俞說始教坊家人市鹽於紙角中得一曲譜翻之遂以名今雙調鹽角兒令是

也歐陽永叔嘗製詞

喝馱子洞微志云屯田員外郎馮敢景德三年爲開封府界檢滂戶田「界一作丞」宿史胡店日落忽見三婦人過店前入西畔古佛堂敢料其鬼也攜僕王侃詣之延坐飲酒稱二十六舅母者請王侃歌送酒三女側聽十四姨者曰何名也侃對曰喝馱子十四姨曰非也此曲單州營妓教頭葛大姊所撰新聲梁祖作四鎮時駐兵魚臺值十月二十一日大姊獻之梁祖令李振填詞付後騎唱之以押馬隊因謂之葛大姊及戰得勝回始流傳河北軍中競唱俗以押馬隊故說曰喝馱子莊皇入洛亦愛此曲謂左右曰此亦古曲葛氏但更五七聲耳李玃瓊瑤集有鳳臺一曲注云俗謂之喝馱子不載何宮調今世道調宮有慢勾讀與古不類耳

後庭花南史云陳後主每引賓客對張貴妃等游宴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相贈答采其尤麗者「一云采其尤豔麗者」爲曲調其曲有玉樹後庭花通典云玉樹後庭花堂堂黃鸝留金釵兩臂垂並陳後主造恆與宮女學士及朝臣相唱和爲詩太樂令何胥「一本太樂令上有時字」採其尤輕豔者爲此曲子因知後主詩胥以配聲律遂取一句爲曲名故前輩詩云玉樹歌翻王氣終「翻一作殘」景陽鐘動曉樓空又云後庭花一曲幽怨不堪聽又云萬戶千門成野草只緣一曲後庭花又云綵牋曾裊欺江總綺閣塵銷玉樹空又云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又云玉樹歌闌海雲黑花庭

忽作青蕪國又云後庭餘唱落船窗又云後庭新聲歎樵收「歎一作笑」又云不知即入宮前井猶自聽吹玉樹花吳蜀雞冠花有一種小者高不過五六尺「尺一作寸」或紅或淺紅或白或淺白世目曰後庭花又按國史纂異雲陽縣多漢離宮故地有樹似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揚雄甘泉賦玉樹青蔥左思以爲假稱珍怪者實非也似之而已予謂雲陽既有玉樹即甘泉賦中未必假稱陳後主玉樹後庭花或者疑是兩曲謂詩家或稱玉樹或稱後庭花少有連稱者僞蜀時孫光憲毛熙震李珣有後庭花曲皆賦後主故事不著宮調兩段各四句似令也今曲在兩段各六句亦令也

西河長命女崔元範自越州幕府拜侍御史李訥尙書餞於鑑湖命盛小叢歌坐客各賦詩送之有云爲公唱作西河調日暮偏傷去住人理道要訣長命女西河在林鍾羽時號平調今俗呼高平調也脛說云張紅紅者大歷初隨父歌旬食過將軍章青所居青納爲姬自傳其藝穎悟絕倫有樂工取古西河長命女加減節奏頗有新聲未進閒先歌於青青令紅紅潛聽以小豆數合記其拍給云女弟子久歌此非新曲也隔屏奏之一聲不失樂工大驚請與相見歎伏不已兼云有一聲不穩今已正矣尋達上聽召入宜春院寵澤隆異宮中號記曲小娘子尋爲才人按此曲起開元以前大歷閒樂工加減節奏紅紅又正一聲而已花閒集和凝有長命女曲僞屬李珣瓊瑤集亦有之句讀各異然皆今曲子不知孰爲古製林鍾羽併大歷加減者近世有長命女令前七拍後九拍屬仙呂調宮調句讀並非舊曲又別出大石調西河

慢聲犯正平極奇古蓋西河長命女本林鍾羽而近世所分二曲在仙呂正平兩調亦羽調也

楊柳枝鑑戒錄云柳枝歌亡隋之曲也前輩詩云萬里長江一旦開岸邊楊柳幾千栽錦帆未落干戈起惆悵龍舟更不回又云樂苑隋堤事已空一樂苑鑑戒錄作梁苑一萬條猶舞舊春風皆指汴渠事而張祐折楊柳枝兩絕句其一云莫折宮前楊柳枝元宗曾向笛中吹一元宗一作當時一傷心日暮烟霞起無限春愁生翠眉則知隋有此曲傳至開元樂府雜錄云白傅作楊柳枝予考樂天晚年與劉夢得唱和此曲詞白云古歌舊曲君休聽聽取新翻楊柳枝又作楊柳枝二十韻云樂童翻怨調才子與妍詞注云洛下新聲也劉夢得亦云請君莫奏前朝曲聽唱新翻楊柳枝蓋後來始變新聲而所謂樂天作楊柳枝者稱其別創詞也今黃鍾商有楊柳枝曲仍是七字四句詩與劉白及五代諸子所製並同但每句下各增三字一句此乃唐時和聲如竹枝漁父今皆有和聲也舊詞多側字起頭平字起頭者十之一二今詞盡皆側字起頭第三句亦復側字起聲度差穩耳

麥秀兩岐文酒清話云唐封舜臣性輕佻德宗時使湖南道經金州守張樂燕之執盃索麥秀兩岐曲樂工不能封謂樂工曰汝山民亦合聞大朝音律守爲杖樂工復行酒封又索此曲樂工前乞侍郎舉一遍封爲唱徹衆已盡記於是終席動此曲封旣行守密寫曲譜言封燕席事郵筒中送與潭州牧封至潭牧亦張樂燕之倡優作襜褕數婦人抱男女篋管歌麥秀兩岐之曲絃其拾麥勤苦之由封面如死灰歸過

碧雞漫志卷第五

四〇

金州不復言矣今世所傳麥秀兩岐今在黃鍾宮唐尊前集載和凝一曲與今曲不類

樂府雜錄

唐 段安節

雅樂部

宮懸四面天子樂也軒懸三面諸侯樂也判懸二面大夫樂也特懸一面士樂也宮懸四面每面五架架即簨簠也其上安金銅仰陽以鷲鸞孔雀羽裝之兩面綴以流蘇以綵翠絲紱爲之也十二律上鐘九乳依月排之每面石磬及編鐘各一架每架列鐘十二所亦依律編之四角安鼓四座一曰應鼓一曰四旁有兩小鼓爲應鼓也一曰腰鼓三曰警鼓四曰雷鼓皆彩畫上各安寶輪以珠翠粧之樂卽有簫笙竽塤篪箏跋膝琴瑟筑將竽形似小鐘以手將之即鳴也次有登鼓皆奏法曲御殿卽奏凱安廣 雍熙三曲宴羣臣卽奏□□鹿鳴三曲近代內宴卽全不用法樂也郊天及諸壇祭祀卽奏太和沖和舒和三曲凡奏曲登歌先引諸樂逐之其樂工皆戴平幘衣緋大袖每色十二在樂懸內已上謂之坐部伎八佾舞則六十四人文武各半皆著畫幘俱在樂懸之北文舞居東手執翟狀如鳳毛武舞居西手執戚文衣長大武衣短小其鐘師及磬師登鼓歌八佾舞并諸色舞通謂之立部伎祝敔樂懸既陳太常卿押樂在樂懸之北面太樂令鼓吹令俱在太常卿之後太樂在東鼓吹居西協律郎二人皆執翬竿亦用綵翠粧之一人在殿上翬竿倒殿下亦倒遂奏樂協律郎皆綠衣大袖戴冠

雲韶樂

用玉磬四架樂卽有琴瑟筑簫篪箏瑟登歌拍板樂分堂上堂下登歌四人在堂下坐舞童五人衣繡衣各執金蓮花引舞者金蓮如仙家行道者也舞在階下設錦筵宮中有雲韶院

清樂部

樂卽有琴瑟雲和箏其頭像雲笙竽箏簫方響篪箎膝拍板戲卽有弄賈大獺兒也

鼓吹部

卽有鹵簿鉦鼓及角樂用絃鼓笳簫又卽用哀笳以羊角爲管葢爲頭也警鼓二人執朱麾引樂衣文戴冠已上樂人皆騎馬樂卽謂之騎吹俗樂亦有騎吹也天子鹵簿用大全仗鼓一百二十面金鉦七十面郊天謁廟吉禮卽衣雲花黃衣鼓四鉦二下山陵凶禮卽衣雲花白衣鼓二鉦二下冊太后皇后及太子用鼓七十面金鉦四十面謂之小全仗公主出降及冊三公并祔廟禮葬並用大半仗鼓四十面鉦二十面諸侯用小半仗鼓鼓三十面鉦十四面吉凶如上自太子已下冊禮及葬祔廟並無警鼓

驅儺

用方相四人戴冠及面具黃金爲四目衣熊裘執戈揚盾口作儺儺之聲以除逐也右十二人皆朱髮衣白晝衣各執麻鞭辨麻爲之長數尺振之聲甚厲乃呼神名其有甲作食凶者沸謂食夢者騰蘭食不

祥者覽諸食名者祖盟強食其磔死寄生者桃根食箠者等振子五百小兒爲之衣朱褶青襦戴面具以晦日於紫宸殿前饜張宮懸樂太常卿及少卿押樂正到西閣門丞并太樂署令鼓吹署令協律郎並押樂在殿前事前十日太常卿并諸官於本寺先閱饜并遍閱諸樂其日大宴三五署官其朝寮家皆上棚觀之百姓亦入看頗謂壯觀也太卿上此歲除前一日於右金吾龍尾道下重閱卽不用樂也御樓時於金雞竿下打敎鼓一面鉦一面以五十人唱色十下鼓一下鉦以千下

熊罴部

其熊罴者有十二皆有木雕之悉高丈餘其上安版床復施寶幃皆金彩粧之於其上奏雅樂含元殿方奏此樂也奏唐十二時萬宇清月重輪三曲亦謂之十二按樂具庫在望仙門內之東壁俗樂古都屬樂園新院院在太常寺內之西北也開元中始別署左右敎坊上都在延政里東都在明義里以內官掌之至元和中只署一所又於上都廣化里太平里兼各署樂官院一所

鼓架部

樂有笛拍板答鼓卽腰鼓也兩杖鼓戲有代面始自北齊神武弟有膽勇善鬪戰以其顏貌無威每入陣卽著面具後乃百戰百勝戲者衣紫腰金執鞭也鉢頭昔有人父爲虎所傷遂上山尋其父屍山有八灣故曲八疊戲者被髮素衣面使啼蓋遭喪之狀也蘇中郎後周士人蘇葩嗜酒落魄自號中郎每有歌場

輒入獨舞今爲戲者著緋戴帽面正赤蓋狀其醉也卽有踏搖娘羊頭渾脫九頭獅子弄白馬益錢以至尋撞跳丸吐火吞力旋盤舫斗悉屬此部

龜茲部

樂有磬篳篥拍板四色鼓羯鼓雞樓鼓戲有五常獅子高丈餘各衣五色每一獅子有十二人戴紅抹額衣畫衣執紅拂子謂之獅子郎舞太平樂曲破陣樂曲亦屬此部秦王所制舞人皆衣畫甲執旗旆外藩鎮春冬犒軍亦舞此曲兼馬軍引入場尤甚壯觀也萬斯年曲是朱崖李太尉進此曲名卽天仙子是也

口部

樂有琵琶五絃箏箜篌篳篥方響拍板合曲時亦擊小鼓鉦子合曲後立唱歌涼府所進本在正宮調大遍小者至貞元初康崑崙翻入琵琶□□□□□□□□玉宸殿故有此名合諸樂卽黃鐘宮調也奉聖樂曲是韋南康鎮蜀時南詔所進在宮調亦舞伎六十四人遇內宴卽於殿前立奏樂更番替換若宮中宴卽坐奏樂俗樂亦有坐部立部也

歌

歌者樂之聲也故絲不如竹竹不如肉迴居諸樂之上古之能者卽有韓娥李延年莫愁一樂府詩云莫

愁在何處住在石城西艇子折兩漿催送莫愁來」善歌必先調其氣氤氳自臍出至喉乃意其詞卽抗墜之音既得其術卽可致遏雲響谷之妙也明皇朝有韋青本是士人嘗有詩三代主綸詰一身能唱歌官至將軍開元中內人有許和子者本吉州永新縣樂家女也開元末選入宮卽以永新名之籍於宜春院既美且慧善歌能變新聲韓娥延年歿後千餘載曠無其人至永新始繼其能遇高秋朗月臺殿清虛喉嚨一聲響傳九陌明皇嘗獨召李謨吹曲逐其歌曲終管裂其妙如此又一日賜大酺於勤政樓觀者數千萬衆誼譁聚語莫得魚龍百戲之音上怒欲罷宴中官高力士奏請命永新出樓歌一曲必可止誼上從之永新乃撩鬢舉袂直奏曼聲至是廣場寂寂若無一人喜者聞之氣勇愁者聞之腸絕泊漁陽之亂六宮星散永新爲一士人所得韋青避地廣陵日夜憑闌于上河之上忽聞舟中奏水調者曰此永新歌也乃登舟與永新對泣久之青始亦晦其事後士人卒與其母之京師竟歿於風塵及卒謂其母曰阿母錢樹子倒矣

大歷中有才人張紅紅者本與其父歌於衢路丐食過將軍韋青所居在昭國坊南門裏青於街牖中聞其歌者喉音寥亮仍有眉首卽納爲姬其父舍於後戶優給之乃自傳其藝穎悟絕倫嘗有樂工自撰歌卽古長命西河女也加減其節奏頗有新聲未進聞先侑歌於青青召紅紅於屏風後聽之紅紅乃以小豆數合記其拍樂工歌能青入問紅紅如何云已得矣青出云有女弟子久曾歌此非新曲也卽令隔屏

風歌之一聲不失樂工大驚異遂請相見欽伏不已再云此曲先有一聲不穩今已正矣尋達上聽翌日召入宜春院寵澤隆異宮中號記曲娘子尋爲才人一日內史奏韋青卒上告紅紅乃上前嗚咽奏云妾本風塵丐者一旦老父死有所歸致身入內皆自韋青妾不忍忘其恩乃一慟而絕上嘉歎之卽贈昭儀也貞元中有田順曾爲宮中御史娘子元和長慶以來有李貞信米嘉榮何戡陳意奴武宗已降有陳幼哥南不嫌羅寵咸通中有陳彥暉

舞工

舞者樂之容也有大垂手小垂手或如驚鴻或如飛燕娉娉舞態也蔓延舞綴也古之能者不可勝記卽有健舞軟舞字舞花舞馬舞健舞曲有稜大阿連柘枝劍器胡旋胡騰軟舞曲有涼州綠腰蘇合香屈柘團圓旋甘州等字舞以舞人亞身於地布成字也花舞著綠衣偃身合成花字也馬舞者橐馬人著綵衣執鞭於牀上舞蹀躞蹄皆應節奏也開元中有公孫大娘善舞劍器僧懷素見之草書遂長蓋准其頓挫之勢也

俳優

開元中黃幡綽張野狐弄參軍始自漢館陶令石耽耽有賊犯和帝惜其才免罪每宴樂卽令衣白夾衫命優伶戲弄辱之經年乃放後爲參軍誤也

開元中有李仙鶴善此戲明皇特授韶州同正參以食其祿是以陸鴻漸撰詞言韶州蓋由此也武宗朝有曹叔度劉泉水鹹淡最妙咸通以來卽有范傳康上官唐卿呂敬遷等三人弄假婦人大中以來有孫乾劉璃餅近有郭外春孫有熊僖宗幸蜀時戲中有劉真者尤能後乃隨駕入京籍于教坊弄婆羅大中初有康適李百魁石寶山大別有夷部樂卽有扶南高麗高昌驃茲康國疎勒西涼安國樂卽有單龜頭鼓及箏蛇皮琵琶蓋以蛇皮爲槽厚一寸餘鱗介具亦以楸木爲面其捍撥以象牙爲之畫其國王騎象極精妙也鳳頭篋篋臥篋篋其工頗奇巧三頭鼓鐵拍板葫蘆笙舞有骨塵舞胡旋舞俱於一小圓球子上舞縱橫騰踏兩足終不離於球子上其妙如此也

琵琶

始自烏孫公主造馬上彈之有直項者曲項者便於急關中也古曲有陌上桑范曄石崇謝奕皆善此樂也開元中有賀懷智其樂器以石爲槽鷓鴣筋作絃鐵撥彈之貞元中有康崑崙第一手始遇長安大旱詔移南市祈雨及至天門街市人廣較勝負鬥聲樂卽街東有康崑崙琵琶最上必謂街西無以敵也遂令崑崙登綵樓彈一曲新翻羽調錄腰其街西亦建一樓東市大誚之及崑崙度曲西市樓上出一女郎抱樂器先云我亦彈此曲兼移在楓香調中及下撥聲如雷其妙入神崑崙卽驚駭乃拜請爲師女郎遂更衣出見乃僧也蓋西市豪族厚賂莊嚴寺僧善本姓段以定東邸之聲翌日德宗召入令陳本藝異常

嘉獎乃令教授崑崙段奏曰且請崑崙彈一調及彈師曰本領何雜兼帶邪聲崑崙驚曰段師神人也臣小年初學藝時偶於鄰舍女巫授一品絃調後乃易數師段師精鑒如此玄妙也段奏曰且遣崑崙不近樂器十年使忘其本領然後可效詔許之後果盡段之藝

貞元中王芬曹保保子善才其孫曹鋼皆襲所藝次有裴興奴與鋼同時曹運善撥若風雨而不事扣絃與奴長於攏撚類時人謂曹鋼有右手與奴有左手武宗初朱崖李太尉有樂更廉郊者師於曹鋼盡鋼之能鋼常曰教人多矣未有此怪靈弟子也郊嘗至平泉別墅值風清月朗攜琵琶池上彈絃竇調忽聞菱荷間有物跳躍之聲必謂是魚及彈別調卽無所聞復彈舊調依舊有聲遂加意朗彈忽有一物鏘然躍出池岸之上視乃方響一片蓋絃竇鐵也以指撥精妙律呂相應也

某門中有樂史楊志善琵琶其姑尤更妙絕姑本宣徽弟子後放出宮於永穆觀中住自惜其藝常畏人聞每至夜方彈楊志懇求教授堅不允且曰誓死不傳於人也志乃賂其觀主求寄宿於觀竊聽其姑彈弄仍繫脂韉帶以手畫帶記節奏遂得一兩曲調明日攜樂器詣姑姑大驚異志卽告其事姑意乃回盡傳其能矣

文宗朝有內人鄭中丞善胡琴「中丞卽宮官也」內庫二琵琶號大小忽雷鄭嘗彈小忽雷偶以匙頭脫送崇仁坊南趙家修理大約造樂器悉在此坊其中二趙家最妙時有權相舊吏梁厚本有別墅在昭

應之西正臨河岸垂釣之際忽見一物浮過長五六尺許上以錦綺纏之令家僮接得就岸卽秘器也及發開視之乃一女郎粧飾儼然以羅領巾繫其頸解其領巾伺之口鼻有餘息卽移入室中將養經旬乃能言云是內弟子鄭中丞也昨以忤旨命內官縊殺投于河中錦綺卽弟子相贈爾遂垂泣感謝厚本卽納爲妻因言其藝及言所彈琵琶今在南趙家尋值訓注之亂人莫有知者厚本賂樂匠購得之每至夜分方敢輕彈後遇良夜飲於花下酒酣不覺朗彈數曲洎有黃門放鶴子過其門私於牆外聽之曰此鄭中丞琵琶聲也翌日達上聽文宗方追悔至是驚喜卽命宣召乃赦厚本罪仍加錫賜焉咸通中卽有米和卽嘉榮子也申旋尤妙復有王連兒也前羽調綠腰注云本自樂工進曲上令錄其要者今以爲名設言綠腰也

箏

箏者蒙恬所造也元和至太和中李青青及龍佐大中以來有常述本亦妙手也史從李從周皆能者也從周卽青孫亞其父之藝也

箜篌

箜篌乃鄭衛之音權輿也以其亡國之音故號空國之侯亦曰坎侯古樂府有公無渡河之曲昔有白首翁溺於河歌以哀之女麗玉善箜篌撰此曲以寄哀情咸通中第一部有張小子忘其名彈弄冠于今古

今在西蜀太和中季齊臯者亦爲上手曾爲某門中樂史後有女亦善此伎爲先徐相姬大中末齊臯尙在有內官擬引入教方辭以衰老乃至胡部中此樂妙絕教坊雖有三十人能者一二人而已

笙

笙者女媧造也仙人王子晉於緱氏山下吹之象鳳翼亦名參差自古能者固多矣太和中尉遲章尤妙宣宗已降有范漢恭有子名寶師盡傳父藝今在陝州

笛

笛羌樂也古有落梅花曲開元中有李謨獨步於當時後祿山亂流落江東越州刺史皇甫政月夜泛鏡湖命謨吹笛謨爲之盡妙倏有一老父泛小舟來聽風骨冷秀政異之進而問焉老父曰某少善此今聞至音輒來聽耳政卽以謨笛授之老父殆奏一聲鏡湖波浪搖動數疊之後笛遂中裂卽探懷中一笛以畢其曲政視舟下見二龍翼舟而聽老父曲終以笛付謨謨吹之竟不能聲卽拜謝以求其法頃刻老父入小舟遂失所在

箏篋

大龜茲國樂也亦曰悲栗德宗朝有尉遲青官至將軍時青州有王麻奴者善此伎河北推爲第一手持其藝倨傲自負戎帥外莫敢輕易請者從事臺拜人京臨岐把酒請吹一曲相送麻奴偃蹇大以爲不可

從事怒曰汝藝亦不足稱殊不知上國有尉遲將軍冠絕今古麻奴怒曰某此藝海內豈有及者也今卽往彼定其優劣不數月到京訪尉遲青所居在常樂坊乃側近僦居日夕加意吹之尉遲每經其門如不聞麻奴不平乃求謁見闈者不納厚賂之卽引見青青卽席地令坐因於高般涉調中吹勒部低曲曲終汗洽其背尉遲頷頤而已謂曰何必高般涉調也卽取字管於平般涉調吹之麻奴涕泣愧謝曰鄙人偶學此藝實謂無敵今日忝聞天樂方悟前非乃碎樂器自是不復言音律也元和長慶中有黃日遷劉楚材尙陸陸皆能者大中以來有史敬約在汴州

五絃

貞元中有趙璧者妙於此伎也白傅諷諫有五絃彈近有馮季臯

方響

武宗朝郭道源後爲鳳翔府天興寺丞克太常寺調音律官亦善擊甌率以邢甌越甌去十二隻旋加減水於其中以筋擊之咸通中有異蠻洞曉音律亦爲鼓吹署丞克調音律官善於擊甌擊甌蓋出於擊缶

琴

古者能士固多矣貞元中成都雷生善斲琴至今尙有孫息不墜其業精妙天下無比也彈者亦衆焉太和中有賀若夷尤能後爲待詔對文宗彈一調上嘉賞之仍賜朱衣至今爲賜緋調後有甘黨亦爲上手

阮咸

大初中有待詔張隱聳者其妙絕倫蜀郡亦多能者

羯鼓

明皇好此伎有汝陽王花奴尤善擊鼓花奴時戴研絹帽子上安葵花數曲曲終花不落蓋能定頭項爾
黔帥南卓著羯鼓錄中具述其事咸通中有王文舉尤妙弄三杖打療萬不失一懿皇師之

鼓

其聲坎坎然其衆樂之節奏也彌衡常衣綵衣擊鼓其妙入神武宗朝趙長史尤精

拍板

拍板本無譜明皇遣黃幡綽造譜乃於紙上畫兩耳以進上問其故對但有耳道無節奏也韓文曰樂句
古樂工都計五千餘人內一千五百人俗樂係黎園新院於此旋抽入教坊計司每月之精料於樂寺給
散太樂署在寺院之東令一丞一鼓吹署在寺門之西令一丞一

安公子

隋煬皇游江都時有樂工笛中吹之其父老廢於臥內聞之問曰何得此曲子對曰宮中新翻也父乃謂
其子曰宮曰君商曰臣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大駕東巡必不回矣汝可托疾勿去也精鑿如此

黃驄墨「急曲子」

太宗定中原時所乘戰馬也後征遼馬斃上歎惜乃命樂工撰此曲

離別難

天后朝有士人陷冤獄沒家族其妻配入掖庭本初善吹簫築乃撰此曲以寄哀情始名大郎神蓋取良人行第也遂三易其名亦名切子終號愁迴鶻

夜半樂

明皇自潞州入平內難正夜半斬長樂門關領兵入宮翦逆人後撰此曲名還京樂

雨霖鈴

明皇自西蜀返樂人張野狐所製

康老子

康老子卽長安富家子落魄不事生計常與國樂游處一旦家產蕩盡偶一老嫗持舊錦褥貨鬻乃以半千獲之尋有波斯見大驚謂康曰何處得此是冰蠶絲所織若暑月陳於座可致一室清涼卽酬千萬康得之還與國樂追歡不經年復盡尋卒後人嗟惜之遂製此曲亦名得至寶
明皇初納太真妃喜謂後宮曰予得楊家女如得至寶也遂製曲名得寶子

文敍子

長慶中俗講僧文敍善吟經其聲宛暢感動里人樂工黃米飯狀其念四聲觀世音菩薩乃撰此曲

望江南

始自朱崖李太尉鎮湖日爲亡妓謝秋娘所撰本名謝秋娘後改此名亦曰夢江南

楊柳枝

白傅閒居洛陽邑時作後入教坊

傾盃樂

宣宗喜吹蘆管自製此曲初捻管令排兒辛骨髓拍不中上瞋目瞳視骨髓憂懼一日而殞

道調子

懿皇命樂工敬納吹簪策初弄道調上謂是曲□□之敬納乃隨拍撰成曲子

傀儡子

自昔傳云起於漢祖在平城爲冒頓所圍其城一面卽冒頓妻閼氏兵強於三面壘中絕食陳平訪知閼氏妬忌卽造木偶人運機關舞於陣間閼氏望見謂是生人慮下其城冒頓必納妓女遂退軍史家但云陳平以祕計免蓋鄙其策下爾後樂家翻爲戲其引歌舞有郭郎者髮正禿善優笑閼里呼爲郭郎凡戲

場必在俳兒之首也

別樂識五音輪二十八調圖

舜時調八音用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計用八百般樂器至周時改用宮商角徵羽用製五音減樂器至五百般至唐朝又減樂器至三百般太宗朝二百般樂器內挑絲竹爲胡部用宮商角羽並分平上去入四聲其徵音有其聲無其調

平聲羽七調

第一運中呂調第二運正平調第三運高平調第四運仙呂調第五運黃鐘調第六運般涉調第七運高般涉調『雖去中呂調之運如車輪轉却去中呂一運聲也』

上聲角七調

第一運越角調第二運大石角調第三運高大石角調第四運雙角調第五運小石角調亦名正角調第六運歇指角調第七運林鍾角調

去聲宮七調

第一運正宮調第二運高宮調第三運中呂宮第四運道調宮第五運南呂宮第六運仙呂宮第七運黃鐘宮

入聲商七調

第一運越調第二運大石調第三運高大石調第四運雙調第五運小石調第六運歇指調第七運林鍾商調

上平聲調

爲徵聲 商角同用 宮逐羽音

右件二十八調琵琶八十四調方得是五絃五本共應二十八調本笙除二十八調本外別有二十八本中管調初製胡部樂無方響只有絲竹緣方響不應諸調有直拔聲太宗於內庫別收一片有聲以方響下於中呂調頭一韻聲名大呂應高般涉調頭方得應二十八調是箏只有宮商角羽四調臨時移柱應二十八調

羯鼓錄

唐南卓

羯鼓出外夷樂以之鼓故曰羯鼓其音主太簇一均一作云龜茲部高昌部疎勒部天竺部皆用之次在都曇鼓答臘鼓之下都曇鼓似帶鼓而小答臘者即指鼓也雞婁鼓之上鑿如漆桶山桑木爲之下有小牙牀承之擊用兩杖其聲焦殺鳴烈尤宜促曲急破戰杖連碎之聲又宜高樓晚景明月清風破一作凌空透遠特異衆樂杖用黃檀一作檀狗骨花楸等木須至乾緊絕溼氣而復柔膩乾取發越響亮膩取戰裊健舉捲用剛鐵鐵當精鍊捲當至勻若不剛即應條高下搗捩不停不勻即鼓面緩急若琴徽之狀病矣諸曲調如太簇曲色俱騰乞婆婆曜日光等九十二曲名玄宗所製其餘徵羽調曲皆與胡部同故不載上洞曉音律由之天縱凡是絲管一作管絃必造其妙若制作曲調隨意即成不立章度取適短長應指散聲皆中點拍至於清濁變轉律呂呼召君臣事物迭相制使雖古之變曠不能過也尤愛羯鼓玉笛玉笛之說見遺事常云八音之領袖不可無也不可無也四字一作諸樂不可爲比嘗遇二月初詰旦巾櫛方畢時當宿雨初晴景物一作色明麗小殿內庭柳杏將吐視而歎曰對此景物豈得不與他判斷之乎左右相目將命備酒獨高力士遣取羯鼓上旋命之臨軒縱擊一曲曲名春光好自製者也神思自得及顧柳杏皆已發拆上指而笑謂嬪御曰

此一事不喚我作天公可乎嬪御侍官皆呼萬歲又製秋風高每至秋空迴徹纖翳不起卽奏之必遠風徐來庭葉隨下其曲絕妙入神例皆如此汝南王璉寧王一本有長字子也姿容妍審一作美秀出藩邸玄宗特鍾愛焉自傳授之又以其聰悟敏慧妙達音旨每隨游幸頃刻不捨常戴研絹按麗史作研絹帽打曲上自摘紅槿花一朶置於帽上簷當是簷字處二物皆極滑久之方安遂奏舞山香一曲而花不墜落本色所謂定頭項在不動搖上大喜笑賜璉金器一廚因誇曰真一本無真字花奴蓋璉小字姿質明瑩肌髮光細非人間人必神仙謫墮也寧王謙謝隨而短斥之上笑曰大哥不在過慮阿瞞自是相師上於諸親常自稱此號夫帝王之相須有英特越逸之氣不然有深沉包育之度一作厚若花奴但端秀過人悉無此相因無猜也而又舉止淹一作閒雅當更得公卿間令譽耳寧王又笑曰若如此臣乃輸之上曰若此一條阿瞞亦輸大哥矣寧王又謙謝上又笑曰阿瞞贏處多大哥亦不用撓搯衆皆歡賀上性俊邁酷不好琴曾聽彈琴正弄未及畢叱琴者曰待詔出去謂內官曰速召花奴將羯鼓來爲我解穢

黃幡綽亦知音上嘗使人召之不時至上怒絡繹遣使尋捕綽既至及殿側聞上理鼓固止謁者不令報俄頃上又問侍官奴來未綽又止之曲罷後改奏一曲纔三數十聲綽卽走入上問何處去來綽曰有親故遠適送至郊外上領之鼓畢上謂曰賴稍遲我向來怒時至必撓焉適方思之長入供奉已五十餘日

暫一日出外不可不放一作許他東西過往綽拜謝訖內官有相偶語笑者上詰之具言綽尋至聽鼓聲候時以入上問綽綽語其方怒及解怒之際皆無少差上奇之復厲聲謂曰我心脾肉一本無肉字骨下事安有侍官奴聞小鼓能料之耶今且謂我如何綽走下階面北鞠躬大聲曰奉敕監金雞上大笑而止

宋開府璟雖耿介不羣亦深好色樂尤善羯鼓樂部行王詢云南山起雲北山起雨卽開府所爲也始承恩願與上論鼓事曰不是青州石末卽是曾山花蓋然小碧上掌上須有朋去聲肯之聲據此乃是漢震一作佞第二一作三鼓也且繇用石末花蓋固是腰鼓掌上朋肯聲是以手拍非羯鼓明矣等二鼓者左以杖右以手指又開府謂上曰頭如青山峯手如白雨點此卽羯鼓之能事也山峯取不動雨點取碎急卽上與開府兼善兩鼓也而羯鼓偏好以其比漢震稍雅細焉開府之家悉傳之東都留守鄭叔則一作明祖母卽開府之女今尊賢里鄭氏第有小樓卽宋夫人習鼓之所也開府孫沈亦工之并有音律之學貞元中進樂書三卷德宗覽而嘉之又知是開府之孫遂召對賜坐與論音樂喜甚數日又召至宣徽張樂使觀焉曰有舛誤乖濫悉可言之沈曰容臣與樂官商確講論其狀條奏上使宣徽使教坊使就教坊與樂官參議數月一作日然後進奏二使奏樂工多言沈不解聲律不審節拍兼有贖疾不可議樂上頗異之又召宣徽使對且曰臣年老多病耳實失聰若迫於聲律不至

無業上又使作樂曲罷問其得失承稟舒遲衆工多笑之沈顧笑者忽忿怒作色奏曰曲雖妙其間有不可者上驚問之卽指一琵琶云此人大逆戕忍不日間兼卽抵法不宜在至尊前又指一篳云此人神魂已遊墟墓不可更留供奉上尤驚異令主者潛伺察之旋而琵琶者爲同輩告訐稱六七年前其父自縊不得端由卽令按鞠遂伏其罪篳者乃憂恐不食旬日而卒上益加知遇面賜章綬累召對每令察樂工見沈悉慙恐脅息不敢正視沈懼罹禍辭病而退

嗣曹王臯有巧思精曉器用爲荆南節度使有羈旅士人懷二椀欲求通謁先啓賓府府中觀者訝之曰豈足尙耶士曰但啓之尙書當解矣及臯見椀捧而嘆曰不意今日獲逢至寶指其剛勻之狀賓佐唯唯或腹非之臯曰諸公必未信命取食俾自選其極平者遂重二椀於杵心以油注之椀中滿而油不浸漏蓋相契無際也臯曰此必開元天寶中供御椀不然無以至此問其所自答曰某人在黔中得於高力士之家衆方深伏賓府又潛問客直償幾何客曰不過三百五緡及遺財帛器皿其值果稱焉

廣德中蜀前雙流縣丞李琬者亦能之調集至長安僦居務本里夜聞羯鼓聲頗妙於月下步尋至一小宅門極卑隘叩門請謁謂鼓工曰君所擊者豈非耶婆色一作沙雞乎雖至精能而無尾何也工大異之曰君固知音者此事無人知某太常工人也祖父傳此藝尤能此曲近張通孺入長安某家事流散父沒河西此曲遂絕今但按舊譜數本尋之竟無結尾聲故夜夜求之喚曰曲下意盡乎工曰盡琬曰

意盡卽曲盡又何索尾焉工曰奈聲不盡何琬曰可言矣夫曲有不盡者須以他曲解之可盡其聲也夫耶婆色雞當用榘柘急遍解之工如所敎果相協聲意皆盡「如柘枝用渾解甘州用吉了解之類是也」工泣而謝之卽立言於寺卿奏爲主簿後累至太常寺少卿「宗正卿」

宰相杜鴻漸亦能之永泰中爲三州副元帥西川節度使至成都削杖者在蜀以二鼓杖獻鴻漸得之示於衆曰此尤物也當衣衾下收貯積時矣匠曰某於脊溝中養者十年及出蜀至利州西界望嘉陵入漢州矣自蜀南來始臨嘉陵江有山水境致其夜月色又佳乃與從事楊炎杜亞「一作悰孫源孝曰按代宗廣德二年崔旰反成都命鴻漸以宰相兼山南劍南副元帥往鎮之鴻漸憚旰許以不死反委以政日與從事杜亞楊炎縱酒高會則此是亞無疑悰於武宗會昌間鎮東川非從事也」輩登驛樓望江月行觴譙語曰今日出艱危脫猜迫外則不辱命於朝廷內則免中禍於微質皆諸賢之力也旣保此安步又瞰此殊景安得不自賀乎遂命家僮取鼓與板笛以前所得杖酣奏數曲四「一作西」山猿鳥皆驚飛鳴噉噉從事悉異之曰昔夔之搏拊百獸舞庭此豈遠耶鴻漸曰若某於此稍會致功未臻尤妙尙能及此況至聖御天賢臣考樂飛走之類何有不感因言此有別墅近華嚴閣每遇風景晴朗時或登閣奏此初見羣羊牧於山下忽數頭躡躑不已某不謂以鼓然也及止鼓羊亦止某復鼓羊亦復然遂以疾徐高下而節之無不應之而變旋有二犬自其家走而吠之及羣羊側遂漸止聲仰首「一作逐聲俯

仰」若有所聽少選卽復宛頸搖尾亦從而變態是知率舞固不難矣其後乃不敢爲也」一本無此句

近士林中無習之者唯僕射韓卓善亦不甚妙焉爲鄂州節度使時問於黃鶴樓一月兩習而已會昌元年卓因爲洛陽令數陪劉賓客白少傅宴游白有家僮多佐酒卓因談往前三數事二公亦應和之謂卓曰若吾友所談宜爲文紀不可令堙沒也時語而未錄及陝府盧尙書「孫源孝疑盧商」任河南尹又話之因遣爲紀卽粗爲編次尙未脫稿至東陽因曝書見之乃詳列而竟焉雖不資儒者之博聞亦助賓筵之談話屬之好事庶或流傳

前錄大中二年所著四年春陽罷免旋自海南路由廣陵崔司空「孫源孝曰崔鉉也」爲鎮司空遇合素厚留止旬朔轍獻之過蒙獎飾因曰宋沈卽某之中外親丈人知音之異事非止於此也嘗謂太常丞每諸懸鐘磬亡墜主多亡者又乖律呂一日早於光宅佛寺待漏「貞元中爲未有待漏院朝士多止於門衢中或立近坊人家及光宅寺也」聞塔上風鐸聲傾聽久之朝迴復止寺舍問寺主僧曰上人塔上風鐸皆知所自乎曰不能知沈曰其間有一是古製某請一登塔循金索歷叩以辨之可乎僧初難後許乃叩而辨焉寺衆卽言往往無風自搖洋洋有聞非此耶沈曰是耳必因祠祭考本懸鐘而應也固求摘取而觀之曰此姑洗之編鐘耳請且獨綴於僧庭歸太常令樂工與僧同「一本有臨之二字恐反誤」

約其時彼叩樂懸此果應之遂購而獲焉又曾送客出通化門路逢度支連承駐馬俄頃忽草草揖客別
 隨乘至左藏認一鈴言亦編鐘也他人但覺銘鑄獨工不與衆者埒莫知其餘及配懸鐘音形皆合其度
 異乎此亦識微在金奏者與列於鼓錄則寔差矣以大君子所傳又精義入神豈客忽而不載遂附之于
 末

諸宮曲

太簇宮

色俱騰

耀日光

乞婆婆

大勿

大通

舞山香

羅犁羅

蘇莫賴耶

俱偷僕

阿箇盤陀

蘇合香

藏鈎樂

春光好

無首羅

鷓嶺鹽

疎勒女

耍殺鹽

通天樂

萬載樂

景雲

紫雲

承天樂

順天樂

太簇商

蘇羅

榛利梵

大借席

耶婆色雞

堂堂

半杜梁

君王盛神武赫赫君之明

大鈸樂背

大沙野婆

破陣樂

黃駿躑

放鷹樂

英雄樂

思歸

憶新院

西樓送落月

擗霜風

九成樂

傾盃樂

還成樂

打球樂

百歲老壽

舞厥歷賦

太平樂

飲酒樂

大寶樂

聖明樂

大酺樂

崩加那

萬歲樂

婆羅門

回婆樂

夜半擊羌兵

秋風高

優婆師

匝天樂

香山

渡積破虜回

五更疇

禪曲

大定樂

越殿

黃鶯疇

鉢羅背

大秋秋鹽

須婆

突厥鹽

踏蹄長

栗時

太簇角

火蘇賴耶

大春楊柳

大東祇羅

大郎賴耶

卽渠沙魚

大達麼友

俱倫毗

悉利都

移都師

阿鷓鴣鳥歌

飛仙

涼下採桑

西河師子三臺舞石州

破勃律

徵羽調與胡部不載

諸佛曲調

九仙道曲

盧舍那仙曲

御製三元道曲

四天王

半閻磨奴

失波羅辭見柞

草堂富羅

于門燒香寶頭伽

菩薩阿羅地舞曲陀阿彌大師曲

食曲

雲居曲

九巴鹿

阿彌羅衆僧曲

無量壽

真安曲

雲星曲

羅利兒

芥老雞

散花

大燃燈

多羅頭尼摩訶鉢婆娑阿彌陀

悉馱低

大統

蔓度大利香積

佛帝利

龜茲大武

僧箇支婆羅樹

觀世音

居麼尼

真陀利

大興

永寧賢者

恒河沙

江盤無始

具作

悉家牟尼

大乘

毗沙門

渴農之文德

菩薩維利陀

聖主與

地婆拔羅伽

辨鼓錄



序

賢愚壽夭死生禍福之理固兼乎氣數而言聖賢未嘗不論也蓋陰陽之調伸卽人鬼之生死之而知夫生死之道順受其正又豈有巖牆桎梏之厄哉雖然人之生斯世也但以已死者爲鬼而不知未死者亦鬼也酒罌飯甕或醉或夢塊然泥土者則其人與已死之鬼何異此固未暇論也其或稍知義理口發善言而於學問之道甘於暴棄臨終之後漠然無聞則又不若塊然之鬼爲愈也予嘗見未死之鬼弔已死之鬼未之思也特一間耳獨不知天地開闢亘古及今自有不死之鬼在何則聖賢之君臣忠孝之士子小善大功著在方冊者日月炳煥山川流峙及乎千萬劫無窮已是則雖鬼而不鬼者也余因暇日緬懷故人門第卑微職位不振高才博識俱有可錄歲月彌久湮沒無聞遂傳其本末弔以樂章復以前乎此者敘其姓名述其所作冀乎初學之士刻意詞章使冰寒於水青勝於藍則亦幸矣名之曰錄鬼簿嗟乎余亦鬼也使已死未死之鬼作不死之鬼得以傳遠余又何幸焉若夫高尚之士性理之學以爲得罪於聖門者吾黨且噉蛤蜊別與知味者道

至順元年龍集庚午月建甲申二十二日辛未古汴鍾嗣成序

後序

文以紀傳曲以弔古使往者復生來者力學鬼簿之作非無用之事也大梁鍾君名嗣成字繼先號醜齋善之鄧祭酒克明曹尙書之高弟累試於有司命不克遇從吏則有司不能辟亦不屑就故其胸中耿耿者借此爲噓實爲已而發也樂府小曲大篇長什傳之於人每不遺藁故未能就編焉如馮諷收券詐遊雲夢錢神論斬陳餘章臺柳鄭莊公蟠桃會等皆在他處按行故近者不知人皆易之君之德業輝光文行遐潤後輩之士奚能及焉噫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日居月諸可不勉旃

至順元年九月吉日朱士凱序

余僻居慈谿小縣每歎孤陋側聆繼先鍾先生大名久矣莫遂荆識丁丑孟秋一日邂逅於東臯精舍忽忽東之鄧城至中秋復回谿上示予以親編錄鬼簿皆本朝顯宦名公詞章行於世者恐後湮沒姓名故編排類集記其出處才能於其前度以音律樂章於其後千萬載之下知其爲何人直欲俾其爲不死之鬼也先生之用心誠可嘉尙於其行遂歌湘妃曲以贈

高山流水少人知
機擬黃金鑿子期
繼先既解其中意
恨相逢何太遲
示佳篇古怪新奇想
達士無他事
錄名公半是鬼
歎人生不死何歸

慈谿邵元長德善頓首

想開元朝士無多觸目江山日月如梭
上苑繁華西湖富貴總付高歌麒麟塚
衣冠坎珂鳳凰臺人物蹉跎生待如何死待如何紙上清名萬古難磨

右折桂令

周詒題

何人千古馬騷如意珊瑚弱水鯨鯨紙上功名曲中恩怨話裏漁樵歎霧閣雲窗夢杳想風魂月魄誰
招裏驪珠淚冷鮫綃續鶻絃指凍鸞膠傳芳名玉兔揮毫譜遺音彩鳳銜簫

至正庚子七月八日西清道士朱經仲義題

余自幼性好抄錄書字雖不端楷然見一奇書異典務必求假而錄之雖大寒暑中亦不憚勞此本昔見
於核菴王先生處卽就假錄焉藏之書篋以見前輩之風流雅趣耳近一友人借去至於取索則再四
不肯相復余謂斯行實非君子之所爲其得罪於聖賢玷累於德行多矣第不欲顯其姓字耳今偶得鄉
人太常陳生藏本又重錄之假書君子當以顏氏家訓爲戒毋學斯人之行也歟

洪武戊寅歲端陽越三日吳門生識

余雅欲觀元人傳奇詞曲偶得是帙中多載其名目不計妍醜聊爲錄之間有不成語處幾欲輟筆爲所
錄且半遂卒業焉牛溲馬溲醫者不棄亦竊附此義云

萬歷甲申陽月甲子夢覺子漫識

新編錄鬼簿序



新編錄鬼簿卷上

前輩已死名公有樂府行於世者

董解元「大金章宗時人以其創始故列諸首」

太保劉公秉忠

商政叔學士「案學士名道字正叔見元遺山集

三十九卷千秋錄」

杜善夫散人「案杜仁傑字仲梁又字善夫濟南

長清人」

閻仲章學士「素白蘭谷天籟集附載僧仲璋九

日述懷念奴嬌一闋汪云仲璋俗姓閻法諱志

古汴鍾嗣成編

海寧王國維校注

璉號山衆道人」

張子益平章

王和卿學士「案胡元瑞筆叢疑和卿即實父非

是和卿大名人實父大都人也」

查志學學士「案太和正音譜有關志學又有查

西村」

楊西菴參政「案參政名果字正卿蒲陰人元史

有傳」

胡紫山宣慰「少凱案宣慰名祗遜元史有傳」

盧疎齋學士「處道案學士名摯涿州人胡元瑞

云永嘉人」

姚牧菴參政「案參政名燧元史有傳」

徐子方憲名「案憲使名琰字子方號容齋又自

號汝叟東平人至元初薦為陝西行省郎中官

至翰林學士承旨諡文獻」

不忽木平章「案平章一名時用字用臣元史有

傳」

史中丞

張九元帥「案元帥名弘範」

荆漢臣參政「案太和正音譜作荆幹臣」

陳草菴中丞

張夢符憲使

陳國賓憲使

劉中菴承旨「案承旨名敏中元史有傳」

馬彥良都事

趙子昂承旨

閻彥舉學士「案學士名復蔣正子山房隨筆云

閻子靜復至元間翰林學士後廉訪浙西」

白無咎學士「案學士名賁白璫子」

滕玉霄應奉「案應奉名賓一名斌黃岡人或云

睢陽人」

鄧玉賓同知

馮海粟待制「案待制名子振攸州人」

貫酸齋學士「案學士名小雲石海涯元史有傳」

曹光輔學士

張洪範宣慰

方今名公

郝新菴左丞「案左丞名天挺字繼先元史有傳

太和正音譜作郝新齋」

曹以齋尙書「克明案尙書名鑑宛平人元史有

傳」

劉時中待制「案楊朝英陽春白雪劉時中號通

齋又云古洪劉時中則南昌人也 元又有二

劉時中一見世祖本紀一見遂昌雜錄均非此

人」

薩天錫然磨「案照磨名都刺」

李旣之學士「案學士名洞元史有傳」

曹子貞學士「案學士名元用元史有傳」

馬昂夫總管「案元草堂詩餘有九皇司馬昂父」

班恕齋知州「彥功案知州名惟志」

馮雪芳府判

王繼學中丞「案中丞名士熙東平人王構之子」

右前輩公卿居要路者皆高才重名亦於樂

府留心蓋文章政事一代典型乃平日之所

學而歌曲詞章由於和順積中英華自然發

外自有樂章以來得其名者於止此蓋風流

蘊藉自天性中來若夫村樸鄙陋固不必論

也

前輩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編傳奇行於世者

關漢卿「大都人太醫院尹號已齋叟」

關張雙赴西蜀夢

董解元醉走柳絲亭

丙吉教子立宣帝

箒太后走馬救周勃

太常公主認先皇

曹太后死哭劉夫人

荒墳梅竹鬼圍圍

閨怨佳人拜月庭「案也是園書目作王瑞蘭

私禱拜月亭太和正音譜亦作拜月亭」

風月狀元三負心

沒興風雪癘馬記

金銀交鈔三告狀

蘇氏造織綿回紋「原本造作進從鈔本」

介休縣敬德降唐

昇仙橋相如題柱

金谷園絲珠墜樓

漢匡衡鑿壁偷光

劉夫人寫恨萬花堂「寫恨原本作書寫從鈔

本」

呂蒙正風雪破蜜記

晏叔元風月鷓鴣天「案晏叔元當作叔原」

錢大尹智寵謝天香

姑蘇臺范蠡進西施

開封府蕭王勸龍衣

杜藥娘智賞金線池

柳花亭李婉復落娼

望江亭中秋切繪且

甲馬營降生趙太祖

賢孝婦風雪雙駕車

雙提屍冤報汴河冤

老女婿金馬玉堂春

宋上皇御斷鴛鴦簿「鴛鴦原本作姻緣從鈔

本」

崔玉簫擗水澆花旦

晉國公裴度還帶「案也是園書目作山神廟

裴度還帶」

隋煬帝牽龍舟

風雪狄梁公

屈勘宣華妃

月落江梅怨

煙月舊風塵「案也是園書目元曲選均作趙

盼兒風月救風塵太和正音譜作救風塵」

管寧割席

白衣相高鳳漂麥

孫康映雪

唐明皇哭香囊

唐太宗哭魏徵

鄧夫人哭存孝

關大王單刀會

溫太真玉鏡臺

武則天肉醉王皇后

翠華妃對玉釵「案太和正音譜作對玉釧」

漢元帝哭昭君

劉夫人救啞子

劉盼盼鬧衡州「案太和正音譜作鬧邢州」

呂無雙銅瓦記「瓦一作丸」

風流孔目春衫記

萱草堂玉簪記

錢大尹鬼報緋衣夢「案也是園書目作錢大

尹智勘緋衣夢」

楚雲公主醉江月

魯元公主三噉赦

醉娘子三撇候

詐妮子調風月

高文秀「東平人府學早卒」

黑旋風詩酒麗春園

黑旋風大鬧牡丹園

黑旋風敷演劉耍和

老郎君養子不及父

黑旋風鬪雞會

黑旋風窮風月

黑旋風喬教學

黑旋風雙獻頭

黑旋風借屍還魂

禹王廟竊王舉鼎

忠義士班超投筆

五鳳樓潘安擲果

好酒趙元遇上皇

木叉行者鎖水母

豹子尙書說秀才

豹子秀才不當差

豹子令史自請俸「自原作干鈔本及太和正

音譜均作自」

病樊噲打呂青「案太和正音譜作打呂胥史

記樊噲傳以呂后女弟呂須爲婦須胥由音

同而誤又由胥而誤爲青耳」

劉先主襄陽會

窮秀才雙棄瓢

煙月門神訴冤

須賈諱范睢

周瑜謁魯肅

風月害夫人

伍子胥棄子走樊城

太液池兒女並頭蓮

鄭元和風雪打瓦罐

醉秀才戒酒論杜康

相府門廉頗負荆

御史臺趙堯辭金

志公和尚開墜禪

宣帝問張敞畫眉

鄭廷玉「彰德人」

楚昭王疎者下船

齊景公駟馬奔陣「案太和正音譜作驛馬奔

陳」

采石渡漁父辭劍

冷臉劉斌料到底

布袋和尚忍字記

孟縣宰因禍致福

風月郎君雙教化

冤報冤貨兒乍富

宋上皇御斷金鳳釵

包待制智勘後庭花

吹簫女悔教鳳皇兒

尉遲公鞭打李道煥

子父夢秋夜樂城驛

賣兒女沒興王公綽

一百二十行販揚州

看錢奴冤家債主

奴殺主因福折福

曹伯明復勘賊

漢高祖哭韓信

蕭丞相復勘賊

孟姜女送寒衣

風月七真堂

孫恪遇援

白仁甫「文舉之子名樸真定人號蘭谷先生贈

嘉議大夫掌禮儀院太卿」

秋江風月鳳皇船「太和正音譜作燈月鳳皇

船」

鴛鴦筒牆頭馬上「案元曲選也是園均作裴

少俊牆頭馬上」

蕭翼智賺蘭亭記

唐明皇秋夜梧桐雨

韓翠蘋御水流紅葉

董秀英花月東牆記

祝英臺死嫁梁山伯

楚莊王夜宴絕纓會

蘇小小月夜錢塘夢

薛瓊瓊月夜銀箏怨「原本脫一瓊字據鈔本

增」

唐明皇游月宮「案太和正音譜作幸月宮」

漢高祖斬白蛇

閻師道趕江

泗上亭長「案太和正音譜作高祖歸莊」

崔護調漿

度吉甫名天錫大都人中書省掾除員外郎中

山府判

隋煬帝江月錦帆舟

孟嘗君雞鳴度關

會稽山買臣負薪

薛昭謨入蘭昌宮

封隲先生罵上元

英烈士周處三害

楊太真霓裳怨

楊太真華清宮

常何薦馬周

裴航過雲英

列女青綾臺

玉女琵琶怨

秋夜淩波夢

秋月樂珠宮

蘇小卿麗春園卿原本作春從鈔本

馬致遠大都人號東籬任江浙行省務官

劉阮誤入桃源洞

江州司馬青衫淚

風雪騎驢孟浩然

太華山陳搏高臥

凍吟詩踏雪尋梅

大人先生酒德頌

呂太后人姁戚夫人

呂洞賓三醉岳陽樓

王祖師三度馬丹陽

孟朝雲風雪歲寒亭

呂蒙正風雪齋後鐘「齋原本作飯從鈔本」

孤雁漢宮秋

李文蔚「真定人江州路瑞昌縣尹」

漢武帝死哭李夫人

蔡道遙醉寫石州慢「案太和正音譜作蔡蕭」

宗當作蕭閑

盧亭亭擔水澆花旦

張子房圮橋進履

報冤臺燕青撲魚

濯錦江魚雁傳情

謝安東山高臥「趙公輔次本鹽咸韻」

謝玄破苻堅

金水題紅怨

秋夜芭蕉雨

風雪推車記「案太和正音譜作風月推車旦」

燕青射雁

李直夫「女直人德興府任即蒲察李五」

念奴教樂府

武元皇帝虎頭牌「案元由選作便宜行事虎」

頭牌

穎考叔孝諫莊公

鄧伯道棄子留姪

風月郎君怕媳婦

尾生期女滄藍橋

宦門子弟錯立身

歹鬪娘子勸丈夫

俏郎君占斷風光好

謊郎君敗盡風光好

晏叔原風月夕陽樓

吳昌齡『西京人』

唐三藏西天取經

張天師夜祭辰鉤月

浣花女抱石投江

那吒太子眼睛記

浪子回回賞黃花

鬼子母揭鉢記

月夜走昭君

狄青撲馬

貨郎末泥

王實甫『大都人』

東海郡于公高開

孝父母明達賣子

曹子建七步成章

才子佳人拜月亭『亭原本作庭從鈔本』

韓彩雲絲竹芙蓉亭

崔鶯鶯待月西廂記

蘇小卿月夜販茶船『卿原本作郎從鈔本』

四大王歌舞麗春堂『案元曲選作四丞相歌

舞麗春堂原本作臺從鈔本』

呂蒙正風雪破窑記

趙先普進梅諫

詩酒麗春園

陸績懷橘

雙渠怨『案都穆南濠詩話引此書作雙渠怨

太和正音譜作雙題怨誤』

嬌紅記

武漢臣「濟南府人」

抱姪攜男魯義姑

虎牢關三戰呂布「鄭德輝次本」

女元帥挂甲朝天

曹伯明錯勘賊「次本」

窮韓信登壇拜將

趙太子叔立天子班

鄭瓊娥梅雪玉堂春

謝瓊雙千里關山怨

散家財天賜老生兒

四哥哥神助

王仲文「大都人」

淮陰縣韓信乞食

洛陽令董宣強項

感天地王祥臥冰

七星壇諸葛祭風

漢張良辭朝歸山

齊賢母三教王孫賈

諸葛亮秋風五丈原

趙太祖夜斬石守信

救孝子賢母不認屍

孟月梅寫恨錦江亭

李壽卿「太原人將仕郎除縣丞除原作徐從鈔

本改」

說專諸伍員吹簫

月明三度臨岐柳

船子和尙秋蓮夢

呂太后定計斬韓信

呂太后夜鎮鑿湖亭

司風昭復奪受禪臺

鼓盆歌莊子歎骷髏

呂太后祭澹水

呂無雙遠波亭

辜負呂無雙『與遠波亭關目同』

尙仲賢『真定人江浙行省務官』

張生煮海

崔護謁漿『十六曲次本』

尉遲恭三奪擲

陶淵明歸去來辭『案太和正音譜作歸去來』

兮』

鳳皇坡越娘背燈『坡原本作波從鈔本』

洞庭湖柳毅傳書

沒興花前東燭』

武成廟諸葛論功

海神廟王魁負桂英

漢高祖濯足氣英布

石君寶『平陽人案寶正音譜作實』

士女秋香怨

呂太后醢彭越

柳眉兒金錢記『記原作花從鈔本改』

窮解子紅綃驛

魯大夫秋胡戲妻

東吳小喬哭周瑜

李亞仙詩酒曲江地

趙二世醉走雪香亭

張天師斷歲寒三友

諸宮調風月紫雲亭

楊顯之「大都人與漢卿莫逆交凡有珠玉與公

較之」

劉泉進瓜

黑旋風喬斷案

醜駙馬射金錢

臨江耀瀟湘夜雨

蕭縣君風雪酷寒亭「案元曲選作鄭孔目風

雪酷寒亭」

蒲魯忽劉屠大拜門

大報冤兩世辨劉屠「案正音譜作小劉屠」

借通縣跳神師婆旦

紀天祥「大都人與李壽卿鄭廷玉同時案太和

正音譜作紀君祥」

驢皮記

曹伯明錯勘賊

李元真松陰記

趙氏狐兒冤報冤

韓湘子三度韓退之

信安王斷復販茶船

于伯淵「平陽人」

白門斬呂布

呂太后餓劉友

丁香回回鬼風月

莽和尚復奪珍珠船「船原作旗從鈔本正音

譜亦作旗」

尉遲公病立小秦王

狄梁公智斬武三思

戴善甫「真定人江浙行省務官」

伯俞泣杖

宮調風月紫雲亭

關大王三足紅衣怪

陶秀寶醉寫風光好『案寶當作寶元曲選作

陶學士醉寫風光好』

柳耆卿詩酒翫江樓

王延秀『山東益都人淘金千戶』

鹽客三告狀『案太和正音譜三作雙』

秦始皇坑儒焚典

周亞夫屯細柳營

石頭和就草薤歌

張時起『字才英東平府學生居長蘆』

昭君出塞

賽花月秋千記『六折案太和正音譜作鞦韆

怨

霸王垓下別虞姬

沈香太子劈花山

費唐臣『大都人君祥之子』

斬鄧通

漢丞相韋賢竊金

蘇子瞻風雪貶黃州

趙子祥

崔和擔土

風月害夫人『次本案太和正音譜作譽夫人』

太祖夜斬石守信『次本』

姚守中『洛陽人牧菴學士姪平江路吏』

漢太守郝廉留錢『廉原作連從鈔本改』

神武門逢萌挂冠

褚遂良扯詔立東宮

李好古『保定人或云西平人』

張生養海

巨靈劈華嶽

趙太祖鎮凶宅

趙文殷『彰德人教坊色長案太和正音譜作趙

文敬』

渡孟津武王伐紂

宦門子弟錯立身『次本』

張果者度脫陞觀音

張國寶『大都人卽喜時營教坊勾管案元曲選

太和正音譜均作張國寶』

漢高祖衣錦還鄉

薛仁貴衣錦還鄉

相國寺公孫汙衫記

紅字李二『京兆人教坊劉耍和堦』

病揚雄

板踏兒黑旋風

折擔兒武松打虎

李郎『劉耍和堦或云張國寶作案元曲選太和

正音譜均作花李郎』

徹僚判官釘一釘

莽張飛大鬧相府院

趙天錫『汴梁人鎮江府判』

試湯餅何郎傅粉

賈愛卿金錢剪燭『案太和正音譜作金釵剪

燭』

梁進之『大都人警巡院判除縣尹又除大興府

判次除知和州與漢卿世交

交趙光普進梅諫

東海郡于公高門「且本」

王伯成「涿州人有天寶遺事諸宮調行於世」

張饗泛浮槎

李太白貶夜郎

孫仲章「大都人或云李仲章」

卓文君白頭吟

金章宗斷遺留文書

趙明道「大都人案太和正音譜作趙明遠」

淘朱公范蠡歸湖

韓湘子三赴牡丹亭

趙公輔「平陽人儒學提舉」

晉謝安東山高臥「泮本」

棲鳳堂倩女離魂

李子中「大都人知事除縣尹」

崔子弑齊君

賈充宅韓壽偷香

李進取「大名人官醫大夫案太和正音譜作李

取進」

窮解子破傘雨

神龍殿樂巴喫酒

司馬昭復奪受禪臺

岳伯川「濟南人或云鎮江人」

羅光遠夢斷楊貴妃

呂洞賓度鐵拐李岳

康進之「律州人一云陳進之」

黑旋風老收心

梁山泊黑旋風負荆

顧仲清「東平人清泉楊司令」

陵母伏劍

滎陽城火燒紀信

石子章「大都人」

秦脩然竹塢聽琴

黃貴娘秋夜竹窻雨

侯正卿「真定人號良齋先生」

關盼盼春風燕子樓

史九散人「真定人武昌萬戶案太和正音譜作

史九敬先」

花間四友莊周夢

孟漢卿「亳州人」

張鼎智勘魔合羅

李寬甫「大都人刑部令史除廬州合淝縣尹」

漢丞相丙吉問牛喘

李行甫「絳州人案太和正音譜元曲選均作李

行道」

包待制智賺灰欄記

費君祥「大都人唐臣父與漢卿交有愛女論行

於世」

才子佳人菊花會

江澤民「真定人案太和正音譜作汪澤民誤」

糊突包待制

陳寧甫「大名人案太和正音譜作陳定夫」

風月兩無功

陸顯之「汴梁人有好兒趙正話本」

未上皇碎冬凌

狄君厚『平陽人』

晉文公火燒介子推

孔文卿『平陽人』

秦太師果窻事犯『一云楊駒兒作』

張壽卿『東平人浙江省掾吏』

謝金蓮詩酒紅梨花

劉唐卿『太原人皮貨所提舉在王彥博左丞席

上會詠博山銅細裊香風者』

蔡順摘榘養母

李三娘麻地捧印

彭伯成『保定人案太和正音譜作彭伯城』

四不知月夜京娘怨『又云郭安道作』

李時中『大人中書省掾除工部主事』

開壇闡教黃梁夢『第一折馬致遠第二折李

時中第三折花李即學士第四折紅字李二』

右前輩編撰傳奇名公僅止於此才難之云

不其然乎余僻處一隅聞見淺陋散在天下

何地無才蓋聞則必達見則必知姑敘其姓

名於右其所編撰余友陸君仲良得之於克

齋先生吳公然亦未盡其詳余生也晚不得

預几席之末不知出處故不敢作傳以弔云

新編錄鬼簿卷下

方今已亡名公才人余相知者爲之作傳以

凌波曲弔之

宮天挺

天挺字大用大名開州人歷學官除鈞臺書院

山長爲權豪所中事獲辨明亦不見用卒於常

州先君與之莫逆交故余常得侍坐見其吟咏

文章筆力人莫能敵樂章歌曲持餘事耳

嚴子陵釣魚臺

會稽山越王嘗膽

死生交范張雞黍

濟飢民汲黯開倉

宋仁宗御覽托公書

宋上皇御賞鳳凰樓

豁然胸次掃塵埃久矣聲名播省臺先生

志在乾坤外敢嫌天地窄更詞章壓倒元

白憑公「原作心據鈔本改」地據手策

數當今無此「原作比據鈔本改」英才

鄭光祖

光祖字德輝平陽襄陵人以儒補杭州路吏爲

人方直不妄與人交故諸公多鄙之久則見其

情厚而他人莫之及也病卒火葬於西湖之靈

芝寺諸弔送客「原作各據抄本改」有詩文

公之所作不待備述名聞「原作香據鈔本改」

天下聲振閩關伶侖輩稱鄭老先生皆知其

爲德輝也惜乎所作貪於俳諧未免多於斧鑿

此又別論焉

紫雲娘

齊景公哭晏嬰

周亞夫細柳營

李太白醉寫秦樓月

醜齊后無鹽破連環

陳後主王樹後庭花

三落水鬼泛采蓮船

王太后捧印哭孺子

放太甲伊尹扶湯

秦趙高指鹿爲馬

傷梅香翰林風月

醉思鄉王粲登樓

周公輔成王攝政

迷青瑣倩女離魂

虎牢關三戰呂布「末且頭折次本」

謝阿蠻梨園樂府「棠太和正音譜作梁園

樂府」

崔懷寶月夜聞箏

乾坤膏馥潤飢膚錦繡文章湖肺腑筆端

寫出驚人句解「原無解字從鈔本增」

番騰今共古占詞場老將伏輸翰林風月

梨園樂府端的是曾下工夫

金仁傑

仁傑字志甫杭州人余自幼時聞公之名未得與之見也公小試錢穀給由江浙遂一見如平生歡交往二十年如一日天曆元戊年冬辰授建康崇寧務官明年己巳正月敘別三月其二子護柩來杭知公氣中而卒嗚呼惜哉所述雖不駢麗而其大概多有可取焉

蔡琰還朝「次本」

秦太師東窓事犯

周公旦抱子設朝「喜春來按」

蕭何月夜追韓信

長孫皇后鼎鑊諫

玉津園智斬韓太師

蘇東坡夜宴西湖夢

心交元不問親疎契飲那能較有無誰知
一上金陵路歎亡之命矣夫夢西湖何不
歸歟魂來處返故居比梅花想更清癯

范康

康字子安杭州人明性理善講解能詞章通音
律因王伯成有李太白貶夜郎乃編杜子美遊
曲江一下筆卽新奇蓋天資卓異人不可及也

曲江池杜甫遊春

陳季卿悟道竹葉舟

詩題雁塔寫秋空酒滿船棹晚風詩籌
酒令閒吟詠占文場第一功掃千軍筆陣
元戎龍蛇夢狐兔蹤半生來彈指聲中

曾瑞

瑞字瑞卿大興人自北來南喜江浙人才之多

羨錢塘景物之盛因而家焉神采卓異衣冠整
肅優游於市井灑然如神仙中人志不屈物故
不願仕自號褐夫江淮之達者歲時餽送不絕
遂得以徜徉歲臨終之日詣門弔者以千數余
嘗接音容獲承言語勉勵之語潤益良多善丹
青能隱語小曲有詩酒餘音行於世

才子佳人誤元宵

江湖儒士慕高名市井兒童誦瑞卿衣冠
濟楚人欽敬更心無寵辱驚樂幽閒不解
趨承身如在死者生想音容猶見丹青

沈和

和字和甫杭州人能詞翰善談諧天性風流兼
明音律以南北調合腔自和甫始如瀟湘八景
歡喜冤家等曲極爲工巧後居江州近年方卒

江西稱爲蠻子關漢卿者是也

祈甘雨貨郎朱蛇記

徐駟馬樂昌分鏡記

鄭玉娥燕山逢故人

鬧法場郭興阿揚『原作何揚太和正音譜

與鈔本均作阿揚』

歡喜冤家『鈔本無』

五言嘗寫和陶詩一曲能傳冠柳詞半生

書法欺顏字占風流獨我師是梨園南北

分司當時事子細思細思量不似當時

鮑天祐

天祐字吉甫杭州人初業儒長事吏簿書之役

非其志也跬步之間惟務搜奇索古而已故其

編撰多使人感動咏歎余與之談論節要至今

得其良法才高命薄今猶古也竟止崑山州吏

而卒『卒原本作止從鈔本』

王妙妙死哭秦少游

史魚屍諫衛靈公

忠義士班超投筆

貪財漢爲富不仁

摘星樓比干剖腹

英雄士楊震辭金

漢丞相宋弘不諧

孝烈女曹娥泣江

平生詞翰在宮商兩字推敲付錦囊聳吟

肩有似風魔狀苦勞心嘔斷腸視榮華絕

是乾忙談音律論教坊唯先生占斷排場

陳以仁

以仁字存甫杭州人以家務雍容不求聞達日
與南北士大夫交遊僮僕輩以茶湯酒果爲厭
公未嘗有難色然其名因是而愈重能博古善
謳歌其樂章間出一二俱有駉麗之句

錦堂風月

十八騎誤入長安

錢塘風物盡飄零賴有斯人尙老成爲朝
元恐負虛皇命鳳簫寒鶴夢驚鴛天風直
上蓬瀛芝堂靜蕙帳清照梁虛梁落月空

明

范居中

居中字子正冰壺其號也杭州人父玉壺前輩
名儒假卜術爲業居杭之三元樓前每歲元夕
必以時事題於紙燈之上杭人聚觀遠近皆知

父子之名公精神秀異學問該博嘗出大言矜
肆以爲筆不停思文不闕筆諸公知其有才不
敢難也善操琴能書法其妹亦有文名大德年
間被旨赴都公亦北行以才高不見遇卒於家
有樂府及南北腔行於世

向歆傳業振家聲義獻臨池播令名操焦
桐只許知音聽售千金價未經有誰如父
子才能冰如玉玉似冰曠壺天表裏澄清

施惠「一云姓沈」

惠字居美杭州人居吳山城隍廟前以坐賈爲
業公巨目美髯好談笑余嘗與趙君卿陳彥寶
「原作實據鈔本改」顏君常至其家每承接
款多有高論詩酒之暇惟以填詞和曲爲事有
古今砌話亦成一集其好事也如此

道心清淨絕無塵和氣雍容自有春吳山
風月收拾盡一篇篇字字新但思君賦盡
停雲三生夢百歲身到頭來衰草荒墳

黃天澤

天澤字德潤杭州人和甫沈公同母弟也風流
醜藉不減其兄幼年屑就簿書先在漕司後居
省府鬱鬱不得志崑山聽補州吏又不獲用咄
咄書空而已然亦竟不歸而終公有樂府播於
世人耳目無賢愚皆稱賞焉

一心似水道爲鄰四體如春德潤身風流
才調真英俊軼前車繼後塵謾蒼天委任
斯文岐山鳳魯甸麟時有亨屯

沈拱

拱字拱之杭州人天資穎悟文質彬彬然惟不

能俯仰故不願仕所編樂府最多以老無後病
無所歸存甫館於家不旬日而亡存甫殯送之
重友誼也

掀髯得句細推敲舉筆爲文善解嘲天生
才藝藏懷抱奈玉石相混淆更多逢世事
齷齪一作咬嚼據鈔本改蜂爲市燕
有巢弔斜陽緩走西郊

趙良弼

良弼字君卿東平人總角時與余同里聞同發
蒙同師鄧善之曹克明劉聲之三先生又於省
府同筆硯公經史問難詩文酬唱及樂章小曲
隱語傳奇無不究竟所編梨花雨其辭甚麗後
補嘉興路吏遷調杭州天曆元年冬卒於家公
之風流醜藉開懷待客人所不及然亦以此見

廢能裁字善丹青但以末技故不備錄

春夜梨花雨

閒中袖手刻新詞醉後揮毫寫舊詩兩般

總是龍蛇字不風流難會此更文才宿世

天資感夜雨梨花夢歎秋風兩鬢絲住人

間能有多時

陳無妄

無妄字彥實東平人與余及君卿同舍性資沈

重事不苟簡以苛刻爲務訐直爲忠與人寡合

人亦難之公於樂府隱語無不用心補衢州路

吏後遷婺州陞浙東憲吏調福建道天曆二年

三月以憂卒其弟彥正殯葬之樂府甚多惜乎

其不甚傳也

府垣幾月露忠肝憲幕冰霜豈汗原

汗據鈔本改「顏薏苡生譏間甘心願就
閒轉回頭夢入槐安後會何時再英靈甚
日還望東南翹首三山

廖毅

毅字弘道建康人泰定三年丙寅春因余友周

仲彬與之會即敘平生懽時出一二舊作皆不

凡俗如越調一點靈光借燈爲喻仙呂賺煞曰

因王魁淺情將桂英薄倖致令得潑煙花不重

俺俏書生發越新鮮皆非陌襲天曆二年春抱

疾喪於友人江漢卿家漢卿與黃煥章買棺具

殮召其親來火葬城外寺中公能書善行文不

幸早卒原誤作草率據鈔本改「題伍王廟

壁有折桂令一曲及絕句云原作及有絕句

據鈔本改浩浩凌雲志巍巍報國心忠魂與

潮汐萬古不稍沉其感慨激烈徒憎恨快噫天之生物也裁成輔相以左右民奈何如是之偏戾也人猶有所憾者良以此夫

人間未得注金甌天上先教記玉樓恨蒼穹不與斯人壽未成名一土丘歎平生壯志難酬朝還暮春又秋爲思君淚滿鵲裘

喬吉甫

吉甫字夢符太原人號笙鶴翁又號惺惺道人美容儀能詞章以威嚴自飭人敬畏之居杭州太乙宮前有題西湖梧葉兒百篇名公爲之序江湖間四十年欲刊所作竟無成事者至正五年二月病卒於家

怨風月嬌雲認玉釵

杜牧之詩酒揚州夢

玉簫女兩世姻緣

死生交托妻寄子

馬光祖勘風塵『案太和正音譜作勘風情』

荆公遣妾

唐明皇御斷金錢記

節婦牌

賢孝婦

九龍廟

燕樂毅黃金臺

平生湖海少知音幾曲宮商大用心百年

光景還爭甚空贏得雪鬢侵跨仙禽路邊

雲深欲挂墳前劍重聽膝上琴漫搗琴載

酒相尋

睢景臣

景臣後字景賢大德七年公自維揚來杭州余與之識自幼讀書以水沃面雙眸紅赤不能遠視心性聰明酷嗜音律維揚諸公俱作高祖還鄉套數惟公哨遍製作新奇皆出其下又有南呂一枝花題情云人間燕子樓被冷鴛鴦錦酒空鸚鵡盞斂折鳳凰金亦爲工巧人所不及也

千里投人

鴛鴦牡丹記

楚大夫屈原投江

吟罷撚斷爲詩魔醉眼慵開爲酒醜半生才便作三閩些歎番成殫露歌等閒問蒼鬢成「鈔本無成字」「瞞功名事歲月過又待如何

吳本世

本世字中立爲杭州人「人字原脫據鈔本補」天資明敏好爲詞章隱語樂府有本道齋樂府小藁及詩謎數千篇以貧病不得志而卒嗚呼惜哉

語言辯利掃千兵心性聰明誤半生來蕪窺又染維摩病想天公忒世「世字原脫據鈔本補」情使英雄遺恨難平寒泉淨碧馨敢薦幽冥

周文質

文質字仲彬其先建德人後居杭州因而家焉「焉字原脫據鈔本補」體貌清癯學問該博資性工巧文筆新奇家世儒業俯就路吏善丹青能歌舞明曲調諧音律性尙豪俠好事教客余與之交二十年未嘗跬步離也元統二年六

月余自吳江回公已抱病盛暑中止以爲癰癤之毒而不經意也醫足踵門病及五月而無瞑眩之藥十一月五日卒於正寢嗚呼痛「痛字原脫據鈔本補」哉始余編此集公及見之題其姓名於未死鬼之列嘗與論及亡友未嘗不握手痛惋而公亦中年而歿則余輩衰老萎憊者又可「又可二字原脫據鈔本補」以久於人世也歟噫往者不可追來者不可期已而已而此余深有感於公也

孫武子教女兵

春風杜韋娘

持漢節蘇武還鄉

敬新磨戲諫唐莊宗

丹墀未叩玉樓宣黃土應埋白骨冤羊腸

曲折雲千變料人生亦惘然歎孤墳落日
寒煙竹下泉聲細梅邊月影圓因思君歌
舞十全

已死才人不相知者

胡正臣

正臣杭州人「人字原脫據鈔本補」與志甫存甫及諸公交遊董解元西廂記自吾皇德化至於終篇悉能歌之至於古之樂府慢詞李霜涯賺令無不周知辭世已三十年矣士大夫想其風流醞藉尙在目前其子存善能繼其志小山樂府仁卿金縷新聲瑞卿詩酒餘音至於羣玉叢珠哀集諸公所作編次有倫及將古本口口直取潭州易氏印行元文口讀無訛盡於書坊刊行亦士林之翹楚也余嘗言之人孰無死

死而有子人孰無子如胡公之嗣若敖氏之鬼

不佞矣

李顯卿

顯卿東平人以父爲浙省掾因居杭焉自幼粗

涉書史酷嗜隱語遂通詞章作賺煞成口口篇

總而計之四百樂章稱是至正辛巳以瘞父職

錢穀官由台州經慶元會余別後遂無聞久之

不祿矣

王思順

思順有題包巾及鏡兒縷帶等套數

蘇彥文

彥文有地冷天寒越調及諸樂府

屈彥英

彥英字英甫編一百二十行及看錢奴院本等

李齊賢

齊賢與余同憲友後不相聞亦有樂府

李用之

用之淞江人有戲謔樂府極多

劉宣子

宣子字叔昭與余同憲後不相會故不知其詳

所編樂府甚多補淮東憲司書吏卒

顧廷玉

廷玉淞江人有樂府

俞仁夫

仁夫杭州人有樂府

張以仁

以仁湖州人有樂府

右所錄若以讀書萬卷作三場文占藝觀科

首登甲第者世不乏人其或甘心岩壑樂道
守志者亦多有之但於學問之餘事務之暇
心機靈變世法通疏移宮換羽搜奇索怪而
以文章爲戲玩者誠絕無而僅有者也此哀
誄之所以不得不作也觀者幸無謂焉方今
才人相知者紀其姓名行實并所編

黃公望

公望字子久乃陸神堂一堂原作童據鈔本改
一之次弟也係姑蘇琴川子游巷居髫鬣時螟
蛉溫州黃氏爲嗣因而姓焉其父年九旬時方
立嗣見子久乃云黃公望子久矣先充浙西憲
令以事論經理田糧獲直後在京爲權豪所中
改號一峯原居淞江以卜術開居自命一自命
原作目今據鈔本改一棄人間事易姓名爲苦

行淨豎又號大痴翁公望之學問不待文飾至
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知下至薄技小藝無所不
能長詞短曲落筆卽成人皆師尊之尤能作畫
吳仁卿

仁卿字弘道號克齋先生歷仕府判致仕有金
縷新聲行於世亦有所編傳奇

子房貨劍

火燒正陽門

醉遊阿房宮

楚大夫屈原投江

秦簡夫

見在都下擅名近歲來杭回

東堂老勸破家子弟

天壽太子邢臺記

玉溪館

義士死趙禮讓肥

陶賢母剪髮待賓

趙善慶

善慶字文賢饒州樂平人善卜術任陰陽學正

又別作趙文寶名孟慶

孫武子教女兵

唐太宗驪山七德舞

醉寫滿庭芳

村學堂

燒焚城糜竺收資

張可久

可久字小山慶元人以路吏轉首領官有樂府

盛行於世又有吳鹽蘇堤漁唱等曲編於隱語

中

錢霖

霖字子雲淞江人棄俗爲黃冠更名抱素號素

菴類諸公所作曰江湖清思集其自作樂府有

醉邊餘興詞語極工巧

徐再思

再思字德可嘉興人好食甘飴故號甜齋有樂

府行於世其子善長頗能繼其家聲

顧德潤

德潤字君澤道號九山淞江人以杭州路吏遷

平江自刊九山樂府詩隱二集售於市肆

曹明善

明善衢州路吏甘於自適今在都下有樂府華

麗自然不在小山之下卽賦長門柳二詞者

汪勉之

勉之慶元人由學官歷浙東帥府令史鮑吉甫所編曹娥泣江公作二折樂府亦多

屈子敬

子敬英甫之姪與余同窗有樂府所編有田單復齊等套數以學官除路教而卒樂章華麗不

亞於小山

田單復齊

孟宗哭竹

敬德撲馬

昇仙橋相如題柱

宋上皇三恨李師師

高克禮

克禮字敬德號秋泉見任縣尹小曲樂府極為

工巧人所不及

王庸

庸字守中歷蘆花場司令其製作清雅不俗難以形容其妙趣知音者服其才焉

蕭德祥

德祥杭州人以醫為業號復齋凡古文俱鑿括為南曲街市盛行又有南曲戲文等

四春園

小孫屠

王脩然斷殺狗勸夫「原本無然字據鈔本增」

四大王歌舞麗春園

包待制三勘蝴蝶夢

陸登善「一云姓陳」

登善字仲良祖父維揚人江淮改浙江其父以
典掾來杭因而家焉為人沉重簡默能詞能謳
有樂府隱語

開倉糶米

張鼎勸頭巾

朱凱

凱字士凱自幼子立不俗與人寡合小曲極多
所編昇平樂府及隱語包羅天地謎韻皆余作

序

孟良盜骨殖

黃鶴樓

王暉

暉字日華杭州人體豐肥而善滑稽能詞章樂
府臨風對月之際所製工巧有與朱士凱題雙

漸小卿問答人多稱賞

臥龍罔

雙賣華

破陰陽八卦桃花女

王仲元

仲元杭州人與余交有年矣所編于公高門等

東海郡于公高門

袁盎却坐

私下三關

吳朴

朴字純卿平江人余至枯蘇與公相識所作工

巧平江之自是者好貶人故不多出恐受小人

之謗也

孫子羽

子羽儀真人

杜秋娘月夜紫鸞簫

張鳴善

鳴善揚州人宣慰司令史

包待制判斷煙花鬼

黨金蓮夜月瑤琴怨

右當今名公才調製作不相上下蓋繼乎前輩者半爲地下修文郎矣其聲名藉藉乎當今者後學之士可不斂衽而敬慕焉歲不我與急爲勉旃雖然其或詞藻雖工而不欲出示或妄意穿鑿而亟欲傳梓政猶匿稅之物不經批驗者其何以行之哉故有名而不錄方今才人聞名而不相知者

高可通

有小曲行於世者極多

董君瑞

真定冀州人隱語樂府多傳於江南

李邦傑

有隱語樂府人多傳之

高安道

有御史歸莊南呂小曲

已上有聞者止如此蓋有一鄉之士一國之士天下之士名譽昭然者自鄉及國可及天下矣故無聞者不及錄

錄下

宣統改元冬十二月小除夕明季精鈔本對勘一過國維

鈔本亦有夢覺子跋與此本同出一源二本各

有佳處鈔本上卷有脫落然此本下卷已改易體例字之異同亦以鈔本爲長校勘既竟並以太和正音譜元曲選覆校一過居然善本矣除夕又記

宣統二年八月復影鈔得江陰繆氏藏國初尤貞起手鈔本知此本卽從尤鈔出而易其行款殊非佳刻若尤鈔與明李鈔本則各有佳處不能相掩也冬十一月病眼無聊記此

衡曲塵譚

填詞訓

古士大夫聽琴瑟之音弗離於前性情之通絃歌而治吟詠可已歟客曰詞餘之興也多以情癖大抵皆深閨永巷春傷秋怨之語豈鬚眉學士所宜有况文辭之貴期於渾涵若夫雕心琢句柔脆纖巧披靡淫蕩非鼓吹之盛事曲固可廢也騷隱生曰嘻子陋矣尼山說詩不廢鄭衛聖世采風必及下里古之亂天下者必起於情種先壞而慘刻不衷之禍興使人而有情則士愛其緣女守其介而天下洽矣且子亦知夫曲之道乎心之精微人不可知靈竅隱深忽忽欲動名曰心曲曲也者達其心而爲言者也思致貴於綿渺辭語貴於迫切長門之詠宜於官樣而帶岑寂香閨之語宜于閨藏而饒綺麗倚門嘖笑之聲務求纖媚而顧盼生姿學士騷人之賦須期慷慨而嘯歌不俗故詠春花勿牽秋月吟朝雨莫溷夜潮瑤臺玉砌要知雪部之套辭芳草輕烟總是郊原之泛句又如命題雜詠而直道本色則何取于寓言觸物興懷而雜景揣摩則安在其卽事甚且士女之吻無辨曖合之意多乖文情斷續而忽入俚言筆致拗達生吞成語又曲之最病者也乃若傳奇之曲與散套異傳奇有答白可以轉換而清曲則一線到底傳奇有介頭可以變調而清曲則一韻到底人第知傳奇中有嬉笑怒罵而不知散曲中亦有離合悲歡古傷逝惜別之詞一披咏之愀然欲淚者其情真也故曲不貴撫實而貴流麗不貴酸尖而貴博雅不貴剽襲而貴

治淑不貴熟爛而貴新生不貴文飾而貴真率肖吻不貴平敷而貴選句走險有作者起必首肯吾言矣
客曰子之爲辭未必其無弊也乃執月旦以平章曲府司三寸管而低昂之得無過當乎居士曰人之妍
媿人也不必其已之妍也雙眸具在存其論而已矣今日者之評次雖謂作豕之多史亦誰曰不可



騷賦者三百篇之變也騷賦難入樂而後有古樂府古樂府不入俗而後以唐絕句爲樂府絕句少宛轉
而後有詞自金元入中國所用胡樂嘈雜緩急之間詞不能按乃更爲新聲以媚之作家如貫酸齋馬東
籛輩咸富于學兼喜聲律擅一代之長昔稱宋詞元曲非虛語也大江以北漸染胡語而東南之士稍稍
變體別爲南曲高則誠氏赤幟一時以後南詞漸廣二家鼎峙大抵北主勁切雄壯南主清峭柔脆北字
多而調促促處見筋南字少而調緩緩處見眼各有三昧難以淺窺譬之同一師承而頓漸分受不可同
日語也乃製曲者往往南襲北辭殊爲可笑今麗曲之最勝者以王實甫西廂歷卷日華翻之爲南時論
頗弗取不知其翻變之巧頓能洗盡北習調協自然筆墨中之爐冶非人官所易及北國初作者王子一
輩十六人僅傳其名詞未及見後起如楊升庵頗有才情所著有洞天玄記陶情樂府流膾人口但楊本
蜀人調不甚諧而摘句多佳楊夫人亦饒才學最佳者如黃鶯兒積雨釀輕寒一曲字字絕佳楊別和三
詞俱不能勝固奇品也北人如王漢陂康對山翩翩佳致其後推山東李伯華伯華以傍妝臺百閱爲對

山所欣賞今其詞尙在不足道所爲寶劍登壇記亦是改其鄉先輩之作固自平平而自負不淺弇州嘗譏其腔律未協非苛求也大聲金陵將家子所爲散套尙多借襲而才情亦淺然句字流可入絃索如三弄梅花一閃頗稱作家固知好句不在多得王舜耕西樓樂府較爲警健題贈亦善調諷而少風人之蘊藉常樓居自有樂府詞氣豪逸亦未當行谷繼宗謝茂秦輩皆有逸韻尙居諸君之下徐崙仙所爲樂府不能如大聲穩協而情思過之吳中以南曲名者祝希哲唐伯虎鄭若庸三人晚美京兆能爲大套富麗而多駁雜解元小詞纖雅絕倫鄭所爲玉玦記見其一斑它未足道明珠記乃陸天池采所成者其兄澄明給事助之非一手之烈張伯起素喜梁伯龍博雅擅場吳越春秋善述史學而不平實且賓白工緻具見名筆第其失在冗長若江東白苧一辭讀之有學士風張伯起識以擲地金聲殆非虛語與伯龍相後先者吾鄉之沈青門峻志未就託迹醉鄉其辭冶豔出俗韻致諧和入南聲之奧室矣伯起好古文辭尤一時名宿所爲紅拂傳奇俠逸秀朗雖論者有輕弱之嫌孰知意態修美如翔禽之羽毛正自難得陸南門張少谷語亦雋冷悠然八音中之有笙竽又何可少臨川學士旗鼓詞壇今玉茗堂諸曲爭膾人口其最者杜麗娘一劇上薄風騷下奪屈宋可與實甫西廂交勝獨其宮商半拗得再調協一番辭調兩到詎非盛事與惜乎其難之也越之屠赤水爲辭古鬱曇花一記憤懣淒爽寓言立教具見婆心史叔考亦起越中心手精湛集中句多佳勝再得洗刷一開生面幾幾乎大雅矣至沈寧庵則究心精微羽翼譜法後

學之南車也若中吳載伯凌初成詞林之彥清言楚楚頗爲斂衽載伯與吳門王伯毅姻契雅善往還酬和咸都雅可觀近之佳者如龍子猶王伯良卜大荒諸君皆生動圓轉領異取新脈接金筌聲傳三籟而袁鳧公奉譜嚴整辭韻恬和西樓一帙即能引用譜書以暢已欲言筆端之有慧識者九宮詞譜爲聲音滯義藉作者流通之鳧公與有力焉近之奇崛者有范香令結構玄暢可追元人步武惜乎不永一時絕嘆邇來作手輩出雖未必盡稱擅場要多才藻新聲葩爛映發奈何傳誦未徧不能擇其尤者被諸聲歌茲拈論亦弗概及第舉諸所見者偶一評騭焉爾

曲譜辯

心感物而成聲聲逐方而生變音之所以分南北也君子審聲以知音而律呂辨矣古律數九九八十一以爲宮三分而損益之以爲徵商羽角此律呂之大較也復之一陽始生律應黃鐘遞而推之爲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仲呂蕤賓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凡十有二律所謂氣始于長至周而復生聖人合符節調鐘律造度數絲此其選也樂府之制字辨陰陽調協平仄然未有舍十二律而自爲神明者今按之曲譜抵壽張附會者什之八九夷攷其調僅有黃鐘南呂二家諸如仙呂大石越調雙調之名不知從何根據而如謂舍十二律別有流暢則此黃鐘南呂猶然十二律中之名義也而曲譜竟別創爲仙呂諸調又何說耶如仍出諸十二律則宮調之首當敍自黃鐘始今南曲譜獨首仙呂又何說耶且也黃鐘爲宮不

必更有正宮之名矣夾鐘姑洗無射應鐘爲羽不必更有羽調之名矣夷則爲商不必更有商調之名矣今譜之有宮商羽三調而又無角徵二聲獨何歟說者曰軒轅之法及今森矣此流傳者之殘闕也但不知仙呂大石越調雙調究竟自誰伊始余竊揣之意者十二律之仲呂或因仲宇與中字仙字相肖遂誤傳爲中呂仙呂乎又或呂字與石字相似遂誤傳大呂爲大石乎善讀書者盡信不如其無則九宮譜之謂矣然則何以處曲乎曰曲者末世之音也必執古以泥今迂矣曲者俳優之事也因戲以爲戲得矣然則譜可廢乎曰因其道而治之適于自然亦已無憾何必不譜也蓋九九者天地自然之數也律呂因此諧腔調絲此出譬如今日此曲之腔唱爲彼曲聽者笑之謂其失於自然也然則按譜而作之亦按譜而唱和之期暢血氣心知之性而發喜怒哀樂之常斯已矣况譜法之妙專在平仄間究心乃學之而陋焉者僅如其字數逐句櫛比而所以平仄之故卒置弗講似此者如土偶人止還其頭面手足而心靈變動毫弗之有於譜奚當焉及學之而失焉者每一套中以此調之過曲忽接他調譬諸冬行夏令南走北轅即名家大手往往有之於譜又奚裨焉昔人歌蕤賓之聲而景風至震易水之響而白虹貫所云動已而天地應焉聲音之感豈其微哉古之譚曲者曰曲如折止如橐木曲之道思過半矣客曰今子伯仲之選本其于譜書固兢兢矣而重翻此義可謂世行世法我行我法者夫余然其言遂併識之

情癡寤言

今之所稱多情皆其匿情而獵名者也悲憤調笑慰勞寒暄若伶人之搬演落場即已掉臂去之轉眼秦越聚散搏沙耳膠漆戈矛耳其爲辭也浮游不衷必多雕琢虛僞之氣欲自掩飾之而不能心之與聲有異致乎人之有生也眉宇現乎外血性注乎內情緣煎其中豈惟兒女子雖彼豪傑通儒豁達自負者無所感則已一涉此途行且靡心就其維繫誰能漠然而遊於濛濛之鄉哉說者曰至人處靜不枯處動不喧居塵出塵無縛無解而且柳生其肘右鳥巢其頂門此亦冥忘沈寥之極矣今乃以萍踪浪迹愁病銷磨痴矣哉噫彼之忘情割河而斬筏者人而至焉者也我非至人第求其至於人夫人情種也人而無情不至於人矣曷望其至人乎情之爲物也役耳目易神理忘晦明廢饑寒窮九州越八荒穿金石動大地率百物生可以生死可以死死可以生生可以死死又可以不死生又可以忘生遠遠近近悠悠漾漾杳弗知其所之而處此者之無聊也借詩書以閑攝之筆墨馨瀉之歌詠條暢之按拍紆遲之律呂鎮定之俾飄飄者返其居鬱沉者達其志漸而濃郁者幾於淡豈非宅神育性之術歟余于情識淡然矣挾一真率有情之侶與俱不勝其嚮往也間一拂情又不能違心以就世法人亦多笑之弗顧也自率其情已矣世路之間有疑吾情者緣之艱也吾無庸疆其信斯情者我輩亦能癡焉但問一腔熱血所當酬者幾人耳信乎意氣之感也卒然中之形影皆憐靜焉思之夢魂亦淚鍾情也夫傷心也夫此其所以癡也如是以爲情而情止矣如是之情以爲歌詠聲音而歌詠聲音止矣

顧曲雜言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蔡中郎贅入牛府一事知賢者受冤但其被誣之故始終未明或以爲牛思歸之女或以爲鄧生事附會如王弇州胡元瑞輩皆有說甚辨而實未必然又傳聞元人實有是事蓋不花丞相逼狀元入贅作此以譏之因元人語以牛馬爲不花也此說似近理但予觀陸務觀詩云斜陽古道柳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則伯階受謗在宋時已不能雪不始於高則誠造口業也弇州諸公辨證徒詞費耳陸詩有云劉後村作者誤

元人周德清評西廂云六字中三用韻如玉字無塵內忽聽一聲猛驚及玉驄嬌馬內自古相女配夫此皆三韻爲難予謂古女仄聲夫字平聲未爲奇也不如雲斂晴空內本宮始終不同俱平聲乃佳耳然此類凡元人皆能之不獨西廂爲然如春景時曲云柳綿滿天舞旋冬景云臂中緊封守宮又云醉烘玉容微紅重會時曲云女郎兩相對當私情時曲云玉娘妝生香儂梅香雜劇云不妨莫慌我當兩世姻緣云怎麼性大便罵歌舞麗春堂云四方八荒萬邦俱六字三韻穩貼圓美他尙未易枚舉蓋勝國詞家高處自有在此特其剩技耳我朝周憲王牡丹仙雜劇云意專向前謝天等句亦元人之亞

元人如喬夢符鄭德輝輩俱以四折雜劇擅名其餘技則工小令爲多若散套雖諸人皆有之惟馬東籬百歲光陰張小山長天落彩霞爲一時絕唱其餘俱不及也元人俱嫻北調而不及南音今南曲如四時歡窺青眼人別後諸套最古或以爲元人筆亦未必然卽沈青門陳大聲輩南詞宗匠皆本朝化治間人又同時如康對山王漢陂二太史俱以北擅場並不染指於南漢陂初學填詞先延名師閉門學唱三年而後出手其專精不泛及如此章邱李中麓太常亦以填詞名與康王俱□□友而不嫻度曲卽如所作寶劍記生硬不諧且不知南曲之有入聲自以中原音韻叶之以致吳儂見誚同時惟臨朐馮海樑差爲當行亦以不作南詞耳南詞自陳沈諸公外如樓閣重重因他消瘦風兒疎刺刺等套尙是化治遺音此外吳中詞人如唐伯虎祝枝山後爲梁伯龍張伯起輩縱有才情俱非本色矣今傳誦南曲如東風轉歲華云是元人高則誠不知乃陳大聲與徐髯仙聯句也又東野翠煙銷乃元人子母冤家戲文中曲今亦屬之高筆訛以傳至此且今人但知陳大聲南調之工耳其北一枝花天空碧水澄全套與馬致遠百歲光陰皆咏秋景真堪伯仲又題情新水令碧桃花外一聲鐘全套亦綿麗不減元人本朝詞手似無勝之者陳名鐸號秋碧大聲其字也金陵人官指彈使者今皆不知其爲何代何方人矣 近代南詞散套盛行者如張伯起燈兒下乃依幽窗下舊腔贈一孌童卽席取辦宜其用韻之雜如梁少白貂裘染乃一揚州鹽客眷舊院妓楊小環求其題咏曲成以百金爲壽今無論其

雜用庚清真文侵尋諸韻卽語意亦俚拙可笑真不值一文

邱文莊淹博本朝鮮儷而行文拖沓不爲後學所式至填詞尤非當行今五倫全備是其手筆亦俚淺甚矣初與王端毅同朝王謂理學大儒不宜留心詞曲邱大恨之因南太宰王俱爲端毅作王大司馬生傳稱許太過遂云若有豪杰駁之禍且不測又端毅所刻疏稿凡成化間留中之疏俱書不報邱又謂王故彰先帝拒諫之失御醫劉文泰得邱語因挾仇特疏而王遂去位所以報五倫之怨也五倫記至今行人間真所謂不幸而傳矣又聞邱少年作鍾情麗集以寄身之桑濮奇遇爲時所薄故又作五倫以掩之未知果否但麗集亦學究腐談無一俊語卽不掩亦可

嘉隆間度曲知音者有松江何元朗善家僮習唱一時優人俱避舍以所唱俱北詞尙得金元遺風予幼時猶見老樂工二三人其歌童也俱善絃索今絕響矣何又教女鬢數人俱善北曲爲南教坊頓仁所賞頓曾隨武宗入京盡傳北方遺音獨步東南暮年流落無復知其技者正如李龜年江南晚景其論曲謂南曲簫管謂之唱調不入絃索不可入譜近日沈吏部所訂南九宮譜盛行而北九宮譜反無人問亦無人知矣頓老又云絃索九宮或用滾絃或用花和大和鈔絃皆有定制若南九宮無定則可依且笛管稍長短其聲便可就板絃索若多一彈少一彈卽各一音歇一板矣此說真不易之論今吳下皆以三絃合南曲而又以簫管叶之此唐人所云錦襖上著蓑衣金粟道人小像詩所云儒衣僧帽道

人鞋也。簫管可入北詞而絃索不入南詞蓋南曲不仗絃索爲節奏也。况北詞亦有不叶絃索者如鄭德輝王實甫間亦不免令人一例通用遂入笑海嘗見友人以漢隸自誇余謂之曰此不過於眞字上加一二筆飛撇遂枉其名曰隸此名隸楷非漢隸也。今南腔北曲瓦缶亂鳴此名北南非北曲也只如時所爭尙者望蒲東一套其引子望字北音作旺葉字北音作夜急字北音作紀疊字北音作爹今之學者頗能談之但一啟口便成南腔正如鸚鵡效人言非不近似而禽吭終不脫盡奈何強名曰北老樂工云凡學唱從絃索入者遇清唱則字窒而喉劣此亦至言今學南曲者亦然初按板時卽以簫管爲輔則其正音反爲所遏久而習成遂如蝨蛆相倚不可暫撇若單喉獨唱非音律長短而不諧則腔調矜持而走板蓋由初入門時不能盡其才也曾見一二大家歌姬輩甫啓朱唇卽有簫管夾其左右好腔妙囀反被拖帶不能施展此乃以邯鄲細步行荆榛泥濘中欲如古所云高不揭低不咽難矣若吾輩知音者稍待學唱將成卽取其中一二人教以簫管旣諳疾徐之節且助傳換之勞宛轉高低無不如意矣今有以吹唱兩師並教者尤舛

我朝填詞高手如陳大聲沈青門之屬俱南北散套不作傳奇惟周憲王所作雜劇最夥其刻本名誠齋樂府至今行世雖警拔稍遜古人而調入絃索穩叶流麗猶有金元風範曲則四節連環綉襦之屬出於化治間稍爲時所稱其後則嘉靖間陸天池名采者吳中陸貞山黃門之弟也所撰有王仙客明珠

記韓壽倫香記陳同甫椒觴記程德遠分鞋記諸劇今惟明珠盛行又鄧山人若庸玉玦記使事穩帖用韻亦諧內游西湖一套尤爲時所膾炙所乏着生勳之色耳近年則梁伯龍張伯起俱吳人所作盛行於世若以中原音韻律之俱門外漢也惟沈寧庵吏部後起獨恪守詞家三尺如庚清真文桓歡寒山先天諸韻最易互用者斤斤力持不少假借可稱度曲申韓然入之堪詞選者殊尠梅雨金玉合記最爲時所尙然賓白盡用駢語鉅釘太繁其曲半使故事及成語正如設色骷髏粉捏化生欲博人寵愛難矣湯儀仍牡丹亭夢一出家傳戶誦幾令西廂減價奈不諳曲譜用韻多任意處乃才情自足不朽也年來俚儒之稍通音律者伶人之稍習文墨者動輒編一傳奇自謂得沈吏部九宮正音之秘然悠謬粗淺登場聞之穢溢廣坐亦傳奇之一厄也 沈寧庵自號詞隱生按北宋方侯雅言在徽宗朝直大晟府亦自稱詞隱豈偶合耶抑慕而效之也

向年曾見刻本太和記按二十四氣每季填六折用六古人故事每事必具始終每人必有本末斷既憂衍詞復冗長若當場演之一折可了一更漏雖似出博洽人手然非本色當行又南曲居十之八不可入絃索後聞之一先叢云是升庵太史筆未知然否翊國公郭勛亦刻有太和傳郭以科道聚劾下鎮撫司究問尋奉世宗聖旨勛曾贊大禮并刻大傳奇可知然余未見郭書不敢臆斷且北詞九宮譜本名太和正音又似與音律相關未可曉也楊升庵生平填詞甚工遠出太和之上今所傳俱小令而大

套則失之矣。曾見楊親筆改定祝枝山咏月玉盤金餅一套，竄易甚多。如西廂待月斷送鴛鴦，改爲成就鴛鴦，餘不盡記矣。

填詞出才人餘技，本游戲筆墨間耳。然亦有寓意譏訕者。如王漢陂之杜甫游春，則指李西涯及湯石齋。賈南塢三相康對山之中山狼，則指李崧、嗣李中麓之寶劍記。則指分宜父子。近日王辰玉之哭倒長安街，則指建言諸公是也。又聞湯義仍之紫簫，亦指當時秉國首揆。纔成其半，卽爲人所議，因改爲紫釵而屠長卿之彩毫記，則竟以李青蓮自命。第未知果愜物情耳否。

張伯起少年作紅拂記，演習之者徧國中。後以丙戌上太夫人壽，作祝髮記，則母已八旬而身亦耳順矣。其繼之者，則有竊符灌園、戾戾虎符，其刻函爲陽春六集，盛傳於世，可以止矣。暮年值播事，奏功大將楚人李應祥者，求作傳奇，以侈其動潤，筆稍溢，不免過於張大。似多此一畧蛇足，其曲今亦不行。同時沈寧菴環吏部自號詞隱生，亦酷愛填詞，至作三十餘種，其盛行者惟義俠桃符、紅棠之屬。沈工韻譜，每製曲必遵中原音韻，太和正音諸書，欲與金元名家爭長。張則以意用韻，便俗唱而已。余每問之，答云：子見高則誠琵琶記否？余用此例，奈何訝之。

同時崑山梁伯龍辰魚亦稱詞家，有盛名。所作浣紗記，至傳海外。然止此不復續筆。其大套小令，則有江東白苧之刻，尙有傳之者。浣紗初出時，梁遊青浦屠緯，真爲令以上客禮之，卽命優人演其新劇爲壽。

每遇佳句輒浮大白酬之梁亦豪飲自快演至出獵有所謂擺開擺開者屠厲聲曰此惡語當受罰蓋已預儲洿水以酒海灌三大盃梁氣索強盡之大吐委頓次日不別竟去屠每言及必大笑以爲得意事

甲申歲刑部主事俞識軒顯卿論劾禮部主事屠長卿隆得旨兩人俱革職爲民俞松江之上海人爲孝廉時適屠令青浦以事干謁之屠不聽且加侮慢俞心恨甚至是具疏培屠淫縱且云與西寧侯朱世恩夫人有私并及屠帷簿至云中爲市交易而退又有翠館侯門青樓郎署諸媒語上覽之大怒遂並斥之屠自邑令內召甫年餘俞第後授官祇數月耳睚眦之忿兩人俱敗終身不復振人亦有惜屠之才然終不以登啓事也西寧夫人有才色工音律屠亦能新聲頗以自炫每劇場輒闖入羣僮中作技夫人從簾箔見之或勞以香茗因以外傳至於通家往還亦有之何至如俞疏云云也近年屠作曇花記忽以木清泰爲主嘗怪其無謂一日遇屠於武林命其家僮演此曲指禪四顧如辛幼安之歌千古江山自鳴得意余於席間私問馮開之祭酒云屠年伯此記出何典故馮笑曰子不知耶木字增一蓋成宋字清字與西爲對泰卽甯之義也屠晚年自恨往時孟浪致累宋夫人被醜聲侯方嚮用亦因以坐廢此懺悔文也時虞德園吏部在坐亦聞之笑曰故不如余所作曇花序云此乃大雅目連傳免涉閨閣葛藤語差爲得之余應曰此乃著色西遊記何必詰其真僞今馮年伯歿矣其言必有所本恨

不細叩之

何元朗謂拜月亭勝琵琶記而王弇州力爭以爲不然此是王識見未到處琵琶無論襲舊太多與西廂同病且其曲無一句可入絃索者拜月則字字穩帖與彈搗膠黏蓋南詞全本可上絃索者惟此耳至於走雨錯認拜月諸折俱問答往來不用賓白固爲高手卽且兒髻雲堆小曲模擬閨秀嬌憨情態活托逼真琵琶咽糠描真亦佳終不及也向曾與王房仲談此曲渠亦謂乃翁持論未確且云不特別詞之佳卽如聶古陀滿爭遷都俱是兩人胸臆見解絕無奏疏套子亦非今人所解余深服其言若西廂才華富贍詞大本未有能繼之者終是肉勝於骨所以讓拜月一頭地元人以鄭馬關白爲四大家而不及王實甫有以也拜月亭後小半已爲俗工刪改非復舊本矣今細閱拜新月以後無一詞可入選者便知此語非謬拜月亭之外余最愛綉襦記中鵝毛雪一折皆乞兒家常口頭話鎔鑄渾成不見斧鑿痕跡可與古詩孔雀東南飛唧唧復唧唧並驅余謂此必元人筆非化治間人所能辦也後問沈甯菴吏部云果曾於元稹劇中見之恨其時不曾問得出是何詞余所見鄭元和雜劇凡三本俱無此曲 往年癸巳吳中諸公子習武爲江南撫臣朱鑑塘所許謂諸公子且反以其贈客詩云君實有心追季布蓬門無計托朱家爲謀反確証給事中趙完璧因據以上聞時三相皆吳越人恐上遂信爲真急疏請行撫按會勘虛實會朱已去任有代爲解者曰此拜月亭曲中陀滿與福投將世隆蔣因有此

句答贈非創作者因取坊間刻本証之果然諸公子獄始漸解王房仲亦諸公子中一人也今細閱新舊刻本俱無此一聯豈大獄興時憎其連累削去此二句耶或云拜月初無是詩特解紛者詭爲此說以代聊城矢耳豈其然乎

頃歲丁酉馮開之年伯爲南祭酒東南名士雲集金陵時屠長卿年伯久廢新奉恩詔復冠帶亦寓此公慕狹邪寇四兒名文華者先以纏頭往至日具袍服頭踏呵殿而至踞廳事南面呼嫗出拜令寇嫗傍侍行酒更作才語相向次日六院喧傳以爲談柄有江右孝廉鄭豹先名之文者素以才自命遂作一傳奇名曰白練裙慕寫屠愁狀曲盡時吳下王百穀亦在留都其少時曾眷名妓馬湘蘭名守真者馬年已將耳聾王則望七矣兩人尙講衾裯之好鄭亦串入其中備列醜態一時爲之紙貴次年李九我署南禮部追書肆刻本毀其板然已傳播遠近無算矣余後於都下遇鄭君譽其填詞之妙鄭面發赤囑余勿再告人

自吳人重南曲皆祖崑山魏良輔而北詞幾廢今惟金陵尙存此調然北派亦不同有金陵有汴梁有雲中而吳中以北曲擅場者僅見張野塘一人故壽州產也亦與金陵小有異同處頃甲辰年馬四娘以生平不識金閨爲恨因挈其家女郎十五六人來吳中唱北西廂全本其中有巧孫者故馬氏粗婢貌甚醜而聲遏雲於北詞闕極竅妙處備得真傳爲一時獨步他姬曾不得其十一也四娘還曲中卽病

亡諸妓星散巧孫亦去爲市嫗不理歌譜矣今甬教坊有傳壽者字靈脩工北曲其親生父家傳誓不教一人壽亦豪爽談笑傾坐若壽復嫁去北曲真同廣陵散矣

元人小令行於燕趙後浸淫日盛自宣正至化治後中原又行瑣南枝傍妝臺山坡羊之屬李崆峒先生初自慶陽徙居汴梁聞之以爲可繼國風之後何大復繼至亦酷愛之今所傳泥捏人及鞋打卦熬鬚髻三闋爲三牌名之冠故不虛也自茲以後又有耍孩兒駐雲飛醉太平諸曲然不如三曲之盛嘉隆間乃興鬪五更寄生草羅江怨哭皇天乾荷葉粉紅蓮桐城歌銀絞絲之屬自兩淮以至江南漸與詞曲相遠不過寫淫媒情態略具抑揚而已比年以來又有打棗乾挂枝兒二曲其腔調約略相似則不問南北不問男女不問老幼良賤人人習之亦人人喜聽之以至刊布成帙舉世傳誦沁人心腑其譜不知從何來真可駭歎又山坡羊者李何二公所喜今南北詞俱有此名但北方惟盛愛數落羊坡羊其曲自宣大遼東三鎮傳來今京師妓女慣以此充絃索北調其語穢褻鄙賤并桑濮之音亦離去已遠而羈人游惰嗜之獨深丙夜開尊爭先招致而教坊所錄箏箏等色及九宮十二則皆不知爲何物矣俗樂中之雅樂尙不諧里耳如此况真雅樂乎

北雜劇已爲金元大手擅勝場今人不復能措手曾見汪太函四作爲宋玉高唐夢唐明皇七夕長生殿范少伯西子五湖陳思王遇洛神都非當行惟徐文長渭四聲猿盛行然以詞家三尺律之猶河漢也

梁伯龍有紅線紅綃二雜劇頗稱諧穩今被俗優合爲一大本南曲遂成惡趣近年獨王辰玉太史衡所作真傀儡沒奈何諸劇大得金元本色可稱一時獨步然此劇但四折用四人各唱一折或一人共唱四折故作者得逞其長歌者亦盡其技王初作鬱輪袍乃多至七折其真傀儡諸劇又只以一大折了之似尙隔一塵頃黃貞甫汝亭以進賢令丙召還貽湯義仍新作牡丹亭記真是一種奇文未知於王實甫施君美如何恐斷非近時諸賢所辦也湯詞係南曲因論北詞附及之

涵虛子所記雜劇名家凡五百餘本通行人間者不及百種然更不止此今教坊雜劇約有千本然率多俚淺其可閱者十之三耳元人未滅南宋時以此定士子優劣每出一題任人填曲如宋宣和畫學出唐詩一句恣其渲染選其能得畫外趣者登高第以故宋畫元曲千古無四元曲有一題而傳至四五本者余皆見之總只四折蓋才情有限北調又無多且登場雖數人而唱曲祇一人作者與扮者力量俱盡現矣自北有西廂南有拜月雜劇變爲戲文以至琵琶遂演爲四十餘唱幾十倍雜劇然西廂到底不過描寫情感余觀北劇儘有高出其上者世人未曾遍觀遂隊吠聲咤爲絕唱真井蛙之見耳本朝能雜劇者不數人自周憲王以至關中康王諸公稍稱當行其後則山東馮李亦近之然如小尼下山園林午夢皮匠參禪等劇俱太單薄僅可供笑謔亦教坊宴樂院本之類耳 雜劇如王粲登樓韓信騰下關大王單刀會趙太祖風雲會之屬不特命詞之高秀而意象悲壯自足籠蓋一時至若傷梅

香倩女離魂牆頭馬上等曲非不輕俊然不掛房幃窠臼以西廂例之可也他如千里送荊娘元夜鬧東京之屬則近粗莽華光顯聖目蓮入冥大聖收魔之屬則太妖誕以至三星下界天官賜福種種喜慶傳奇皆係供奉御前呼嵩獻壽但宜教坊及鐘鼓司肄習之并助戚貴瑄輩贊賞之耳若所謂院本者本北宋徽宗時五花爨弄之遺有散說有道念有筋斗有科汛初與雜劇本一種至元始分爲兩迨本朝則院本不傳久矣今稱院本猶沿宋金之舊也金章宗時董解元西廂尙是院本模範在元末已無人能按譜唱演者况後世乎

自北劇興名男爲正末女曰旦兒相傳入於南劇雖稍有更易而且之名不改竟不曉何義今觀遼史樂志大樂有七聲謂之七旦凡一旦管一調如正宮越調大食中呂之屬此外又有四旦二十八調不用黍律以琵琶叶之按此卽今九宮譜之始所謂旦乃司樂之總名以故金元相傳遂命歌妓領之因以作雜劇流傳至今旦皆以媚女充之無則以優之少者假扮漸遠而失其真耳大食今曲譜中訛作大石因有小石調配之非其初矣元人云雜劇中用四人曰末泥色主引戲分付曰副淨色發喬曰副末色主打諱又或一人裝孤老而且獨無管色益知旦爲管調如教坊之部頭色長矣

今按樂者必先學笛曲如五凡工尺上一之屬世以爲俗工俚習不知其來舊矣宋樂書云黃鍾用合字大呂太簇用四字夾鍾姑洗用一字夷則南呂用工字無射應鍾用凡字中呂用上字蕤賓用勾字林

鍾用尺字黃鍾清用六字大呂夾鍾清用五字又有陰陽及半陰半陽之分而遼世大樂各詞之中度曲協律其聲凡十曰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勾合近十二雅律於律呂各缺其一以爲猶之雅音之不及商也可見宋遼以來此調已爲之祖今樂家傳習數字如律詩之有四韻八句時藝之有四股八比普大下不能越獨昧其本始耳

都下貴瑤家作劇所用童子名倒刺小斲者有敲水盞一戲甚爲無謂然唐李琬已造此但用九甌盛水擊之合五聲四清之音謂之水盞與今稍不同耳又吳下向來有婦人打三捧鼓乞錢者余幼時尙見之亦起唐咸通中王文通好用三杖打撩萬不失一但其器有三等一曰頭鼓形類鼗二曰聒鼓三曰和鼓今則一鼓三槌耳卽今串板亦古之拍板大者九板小者六板以韋編之本北地樂蓋以代桴因古人以桴節舞而此用板代之唐人謂之樂句宋朝止用六板余尙亦曾見今則四板又有所謂十樣錦者鼓笛螺板大小鈸鈺之屬齊聲振響亦起近年吳人尤尙之然不知亦沿正德之舊武宗南巡自造靖邊樂有笙有笛有鼓有歌落吹打諸雜樂傳授南教坊今吳兒遂引而伸之眞所謂今之樂猶古之樂

今樂器中有四絃長項圓蓋者北人最善彈之俗名琥珀槌而京師及邊塞人又呼胡博詞余心疑其非後與教坊老妓談及則曰此名渾不是蓋以狀似箏篋似三絃似琵琶似阮似胡琴而實皆非故以爲

名本馬上所彈者余乃信以爲然及查正統年間賜迤北瓦刺可汗諸物中有所謂虎撥思者蓋卽此物而元史中又稱火不思始知渾不是之說亦訛耳又有緊急鼓者訛爲錦雞鼓總皆北地樂也又北人嘗婦人之下劣者曰歪刺骨詢其故則云牛身自毛骨皮肉以至徧體無一棄物惟兩角內有天頂肉少許其穢逼人最爲賤惡以此比之粗婢後又問京師之熟諳市語者則又不然云往時宣德間瓦刺爲中國頻征衰弱貧苦以其婦女售與邊人每口不過酬幾百錢名曰瓦刺姑以其貌寢而價廉也二說未知孰是京師人呼婦人所帶冠爲提地蓋髮髻二字俱入聲北音無入聲者遂訛至此又呼粗穢爲趨趨亦入聲之訛今南客聞之習久不察亦襲其名誤矣元人呼命婦所戴笄曰罌罌蓋其土語也今貢夷男子所戴亦名罌罌不知何所取義罌字作平聲

頃在梁溪鄒彥吉家觀舞因論此婦人盤中掌上之遺耳乃古人之舞不傳久矣古有鞞舞鞞舞舞笛舞固絕不知何狀卽最後如唐太宗七德舞明皇之龍池舞及霓裳羽衣之舞在宋已亡然古人酒歡起舞多男子如唐楊再思之高麗舞祝欽明之八風舞則大臣亦爲之安祿山之胡旋舞僕固懷恩爲宦官駱奉仙舞則邊帥亦爲之若和哥起舞與張存業求纒頭則儲君亦爲之矣唐開成間樂人崇胡子能軟舞其舞容有大垂手小垂手驚鴻飛燕婆娑之屬其腰肢不異女郎則知唐末已全重婦人而唐時教坊樂又有垂手羅迴波樂蘭陵王春鶯囀半社渠借席烏夜啼之屬謂之軟舞阿遼柘枝黃摩

拂菻大渭州達摩叉之屬謂之健舞叉不專用女郎也宋時宗廟朝享之外亦用婦人其所謂女童隊小兒隊教坊隊者已彷彿今世至金元益不可問今之學舞者俱作汴梁與金陵大抵俱軟舞雖有南舞北舞之異然皆女妓爲之卽不然亦男子裝以悅客古法漸滅非始本朝也至若舞用婦人實勝男子彼劉頂何等帝王尙戀戚虞之舞唐人謂教坊雷大使舞極盡工巧終非本色蓋本色者婦人態也鄒深是余言

袁中郎觴政以金瓶梅配水滸傳爲外典余恨未得見丙午遇中郎京邸曾有全帙否曰第略數卷甚奇怪今惟麻城劉延白承禧家有全本蓋從其妻家徐文貞錄得者又三年小脩上公車已攜有其書因與借抄挈歸吳友馮猶龍見之驚喜憇思書坊以重價購刻馬仲良時推吳關亦勸余應梓人之求可以療饑余曰此等書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出則家傳戶到懷人心術他日閻羅究詰始禍何辭以對吾豈以刀錐博泥犁哉仲良大以爲然遂固篋之未幾時而吳中懸之國門矣然原本實少五十三四至五十七回徧覓不得有陋儒補以入刻無論膚淺鄙俚時作吳語卽前後血脈亦絕不貫串一見知其贗作矣聞此爲嘉靖間大名士手筆指斥時事如蔡京父子則指分宜林靈素則指陶仲文朱勗則指陸炳其他各有所屬云中郎又云尙有名玉嬌李者亦出此名士手與前書各設報應因果武大後世化爲淫夫上蒸下報潘金蓮亦作河間婦終以極刑西門慶則一駭愁男子坐視妻妾外遇以見輪迴

不爽中郎亦耳剗未之見也去年抵輦下從邸工部六區志充得寓目焉僅首卷耳而穢黷百端背倫滅理已不忍讀其帝則稱完顏大定而貴溪分宜相搆亦暗寓焉至嘉靖辛丑庶常諸公則直書姓名尤可駭怪因棄置不復再展然筆鋒恣橫酣暢似尤勝金瓶梅邱旋出守去此書不知落何所



#0
556044

556044

